觀察

每星期六出版・　三十六年五月十日　・售一千五百元

第二卷　第十一期

專論

自由主義者往何處去？ 楊人楩

留美學界的幾個問題 任鴻雋

從中國人的家說起（上） 梁漱溟

生活與文化

美國在旅程的盡頭 費孝通

觀察通信

新官上任第一週（南京通信） 浦熙修

塘沽新港中國記者受辱詳記（北平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週末闌欄

灰塵吸入症 蔡壬侯

文藝

四月天・沉醉的大地 伊布拉因・阿爾敏沙林

樊籠 李慕白

讀者投書

關于本刊的售價
脆弱的局面
浙江的蠶災
「良心」問題
四人語錄
人吾一心

觀察漫畫

・撰稿人・

卞之琳　王迅中　伍啓元　呂復　吳世昌　吳澤霖　李浩培　沙學浚　宗白華　胡適　柳無忌　孫克寬　高覺敷　許德珩　陳友松　陳瘦竹　夏炎德　梁實秋　張沅長　張東蓀　宣移今　郭有守　馮至　程希孟　傅斯年　楊剛　楊人樵　葉公超　趙家璧　潘光旦　劉大杰　錢能欣　錢歌川　錢鍾書　戴文賽　戴鎦齡　蕭公權

玉芸生　王贛愚　任鴻雋　沈有乾　吳恩裕　李純青　李廣田　周子亞　季羨林　胡先驌　徐盈　馬寅初　許君遠　陳之邁　陳衡哲　陳維稷　曹禺　張印堂　張忠紱　張德昌　黃正銘　韋斬以　馮友蘭　曾昭掄　費孝通　楊絳　楊西孟　雷海宗　趙超構　蔡維藩　樓邦彥　錢清廉　錢端升　鮑覺民　戴世光　蕭乾　顧翊羣

讀者投書

關于本刊的售價

讀者先生：我們現在借此地位向讀者報告一下關于本刊的售價問題。（一）最近上海物價飛漲，而以紙價的上漲率最大，現已漲到二十萬元一令。比兩個月前（二卷一期出版時）上漲一倍。本刊資金有限，平時都是隨用隨購的，因此紙價的暴漲，使我們日夜焦慮。（二）由於米價的飛漲，排工印工，自本月份起也一律上漲四成左右。（三）物價既漲，本社員工的生活費也不能不調整，已自本月份起，提高五成。（四）稿費自五月十六日起，提高爲千字一萬五千至二萬元。以上四項都是最主要的支出，其他各種雜項開支，自然也一一增加。目下在上海，買一份英文報已需二千元，就是買一張晚報，也要一千元（四月內，每份晚報祇售五百元，五月一日起漲至一千元）。我們一方面痛感開支日大，一方面又不得不關念到讀者的負担，內心苦悶，可以想見。上一期，我們沒有加價，這一期，我們仍未加價。祇要在可能的情形之下，我們當盡力維持原價，藉以報答全國讀者對於本刊愛護之忱。

順便我們願意報告，據貴陽讀者來信，本刊在貴陽已售五千元一冊。（據說以前本刊僅售五百元一冊時，貴陽昆明一帶已售一千五百元一冊，幾乎照定價三倍出售。）事實上，本刊目下售價爲一千五百元，批發七折，祇合到一千零五十元，即使加上航空費，每份亦僅合到一千四百元，現在竟售到五千元一冊，這是很不合理的。我們對於這種書商，非常痛恨，因爲一方面增加了讀者的負担，一方面也影響到本刊的銷路，我們還是希望後方的讀者，儘可能的向本社直接訂閱，在經濟上合算得多。

關於本刊的銷路，最近每期都在增加之中，現已實銷一萬一千份。事實上，本刊已是目前國內發行數最大的一個刊物。便此提及，想爲讀者所樂聞。（編者）

脆弱的局面

編者先生：今天（五月二日）杭州全城大騷動，整天都在恐怖的氛圍裏。最近半月杭地糧價日漲，最高幾達三十萬元大關，升斗小民，已無法維持生計，而米商還囤積不售，遂致引起搶米暴動。有一個警察局抓去了搶米的人，結果被羣衆搗毀。憲警雖有槍桿，但在這種形勢下，亦束手無策。省市當局最初想實行「帽子政策」，認爲搶米風潮有政治背景。後經地方人士反對，未敢一意孤行。我也承認此事有「政治背景」，就是目前的政府已使民不聊生，挺而走險。上海的攤販事件及台灣的暴動，都是在偶然的事件之下造成的。我看整個的局勢，非常脆弱，任何意外，都可引起極大的變亂。

胡毅生　五月二日　杭州

浙江的蠶災

編者先生：浙省今春採用由中蠶公司發放之雲南蠶種約十四萬張，其中有三分之一不能孵化，孵化而中途死亡者，爲數尤多，平均收量，僅及三分之一，以致本年春繭收成，大受影響，各地蠶戶所蒙損失尤大。報載因此損失的鮮繭，約達一萬八千餘担，即使照目前政府核定的價值，亦在國幣一百五十萬萬元左右。這一方面是農村蠶戶的損失，一方面也就是國家生產的損失。此事中蠶公司及浙省建廳均有責任，政府對於此事必須追究，以平公憤。

許壽昌　五月三日　杭州

「良心」問題

編者先生：這次政府發行美金公債，成績不好。大家都還沒有忘記前次黃金儲蓄扣獻四成的故事，錢到了政府手裏，就「一邊狠」，全不講究信用。所以現在銷行債券，除非威脅利誘，很少人再來上鈎。舉辦推銷美金公債的人，一再「招待」，並呼籲中國人要拿出「良心」來，熱烈購債。政府一到要人民的錢或人民的命時，便想起還有「良心」這個東西，要求人民拿出「良心」來。可是不知那些當道的人物，他們自己有沒有「良心」，他們自己有沒有向自己的「良心」呼籲過？

邢植華　五月三日　上海

四人語錄

編者先生：昨晚上我參加一個小小的宴會，席間賓主交歡，眞是無所不談，但內中卻有若干問題，誠非筆者的淺見所得知，謹錄之以求一解。甲友說：『政府天天談維持債信，但持中籤的統一公債的人們，卻並不往兌。難道說政府的一再聲明，還不足以取信於人民嗎？』乙友接口道『豈但舊債！你看這次政府發行的美金公債，本金何等緊硬，利息何等優厚，並且聽說黑市外匯，已漲起一倍多，但購買的人，據說還是不十分踴躍，有錢不賺，情願把法幣放到市場去泛濫，到底是何道理？』丙友聽得奇怪，也湊上一句：『發行大鈔據說是順從民意，等到正式通行，物價卻如脫韁的馬，跳得厲害，人民怨聲載道，政府卻說：「這是人民曲解了原意」，不知道這二種民意，是否相同？』主人年歲較長，閱歷較多，禁不住也喟然一嘆：『現在的時世，有許多問題，本非易於解答清楚，就以民主來說，國共雙方都在嚷爭取民主，但雙方都在驅人民爲自己利益而白白犧牲，難道說民主的解釋，是想做人民的主人嗎？』

萬守義　四月廿六日　上海

人我一心

編者先生：二卷八九兩期潘光旦先生「人文學科必須東山再起」論列各點，至爲欽佩，讀後津津。其末段所論：視『世界一家』之理想爲緯，創『人文一史』之理想爲經，尤見卓識。鄙意須再創『人我一心』之理想爲根本，以貫通此經緯，則偏蔽易除，大同可期矣。先生與潘先生以爲然否？

蕭武堯　四月廿七日　上海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二卷　第十一期

三十六年五月十日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　址：上海(5)吳淞路四四四弄十一號

電　話：四三八八二

本期零售：每册一千五百元。

訂　閱：先付國幣二萬元，款盡通知續定。

附　註：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及寄遞方法。

本期作者

楊人楩：北京大學教授

任鴻雋：前四川大學校長

梁漱溟：

費孝通：清華大學教授

浦熙修：南京新民報採訪主任

蔡壬侯：國立編譯館助理編纂

伊布拉因・阿爾敏沙林：哈爾克詩人

李綦白：前山東大學教授

自由主義者往何處去？

楊人楩

馬歇爾在其離華前所發表的聲明中，曾強調今後中國的政治應由「自由份子」來領導。有人以爲這是暗示美政府將支持自由主義者所領導的中國政府；雖然我們無法斷定他所指的「自由份子」就是自由主義者。自由主義近年來已成了相當時髦的東西，至少是一件美觀而可活用的裝飾品；一方面可能有人因牠而遭受迫害，一方面也將有人利用牠來做獵官的工具。這種矛盾的事實，足以防礙我們對於自由主義的認識。我們不能不探究自由主義究竟是什麼，從而明白自由主義者應往何處去。

要探究自由主義的根源，可能追溯到很早。一般而論，牠可說是近代思想的產物，其功能在指示一種生活態度，尤其是有關政治生活的態度。要說明牠和近代政治的關係，必須追述整個近代史，當非本文可盡；我們只能根據歷史來分析其內容。

自由主義之目的在於要求自由，因爲自由是人類進化所必需的條件。人類對於自由的要求是依時地而不同的，在穴居野處的初民時代，急切地要求躲避風雨和野獸侵害的自由；在不知利用輪船火車的時代，自不會想到要有空中運輸的自由。自由的要求既受時空的限制，那麼，聽見「自由」二字就感覺戰慄不安的人，大可放心。人類所要求的自由每每是走在他們所處的那個時代的前面，卽此種自由在當時還不會獲得而有待於追求。時代進一步，所欲追求的自由跟着進一步，故自由是促成人類進步的動力。進步必有賴於刱造，故自由具有刱造性。進步與刱造在於改變現有的情況，故自由是反現狀的。滿足於現狀是保守，保守之目的在於使現狀成爲一種不變的靜態，故保守的生活態度不能有刱造，因而不能有進步。自由和保守是對立的，牠要使現狀不固着於靜態；要變化則不能有阻遏變化的力量，故自由是反干涉的。保守及干涉的勢力，必然存在，要改變現狀必須克服此一勢力，故自由具有鬥爭性。在此類鬥爭中，自由可能暫時失敗；失敗的暫時，便是固着於某一現狀而無進步的時代。此一現狀終久是會改變的，終久會變成另一現狀，這就表明前一現狀中的自由要求畢竟達到其改變的目的。人類對於自由的要求是由人類自身決定的，並非由於人類以外的力量，定命論不足以限制這種決定，故自由是反定命論的。人類要求何種自由，是根據現狀而決定的；先須認識現狀始能考慮到進一步的要求。現狀是綜合已往歷史的結果，根據現狀就是根據歷史，故任何時代的自由要求仍然是歷史的繼續，而非切斷歷史，更非超出歷史。考慮進一步的要求，有賴於思想作用；思想不能離開歷史而憑空起作用，思想與歷史配合才產生理想主義。惟理想主義始能指示出人類所當追求的自由，否則便是教條、定命論、或無法追求的空想。

自由主義是要實現自由的理想主義，故具有自由之一切屬性。自由主義的要求也是常變的。英國是自由主義的老家，其自由主義者在已往曾要求工商業的自由來改變以地主為本位的靜態，在今日則要求勞苦大衆的生存自由來改變以資本家為本位的靜態。英國有爭自由的歷史傳統，可是近代英國自由主義的進展，並非祇是此一傳統之繼續，仍有賴於思想家之領導。在美國，自由主義的力量最發達，因其富有歷史的傳統，同時也富有思想家的領導。在歷史傳統較少的國家中，則更有待於思想家之努力，如在法國。歷史傳統愈少，則有待於思想家之努力者愈多，如在意大利。在任何國家中，自由主義者總是不滿於現狀的，要改變現狀以求進步；所以自由主義者每每是政治上的反對派，要憑藉反對派的崗位來發揮其刱造力量。自由主義者固然也能掌握政權，但在其掌握政權以後，仍須時時謀現狀之改進；倘與現狀妥協，便違反了自由主義的精神，而不再是自由主義者。英國自由黨不會始終堅持其自由主義的精神，因而不能始終發揮其創造力，遂不免喪失其反現狀求改進的領導權，可見以自由命名的政黨，不一定是貫徹自由主義的政黨。現狀之維持有賴於干涉，干涉不但阻遏進步，且可造成使用暴力的罪行；自由主義反干涉，尤反使用暴力的罪行，故自由主義含有消滅暴力的道德使命。要完成此種使命，必不免於鬥爭；在此類鬥爭中，自由主義者可能暫時為暴力所打擊。鬥爭失敗並非自由主義本身的失敗，因此現狀遲早要朝着自由主義所指示的途徑去改變；惟有放棄鬥爭的失敗；才是真正的失敗；惟有屈服與妥協的態度，才是背叛自由主義的態度。自由主義者須具有不屈服與不妥協的鬥爭精神，始可發揮自由主義的刱造力；不能堅持此種精神，不但是自掘墳墓，並且要助長反自由主義的極權政治之自信。日本、俄國和德國的自由主義者，原非毫無能力，只因自願屈服、妥協、放棄鬥爭、以至於投降，故變成了極權政治的幫兇。日本的自由主義者缺乏鬥爭精神，於是做了軍閥的工具。俄國的自由主義者不會具有領導改革的力量，於是成了暴力政治的犧牲者。德國自由主義之失敗，自由主義者所負的責任更為重大；他們原具有領導改進的勇氣與力量，徒以未能堅持其鬥爭精神，故反而變成了極權政治之真實使徒。他們放棄鬥爭以後，逐漸為俾斯麥的功業所迷惑，以至於投身於反自由主義的勢力之下，俾斯麥固然縊死了自由主義，倘使自由主義者不自願上其圈套，則自由主義在德國的力量決不會如此薄弱。日、俄、德三國自由主義者失敗的情形雖彼此不同，但他們同樣犯着一大錯誤：忽視了自由主義的教育意義。自由主義者可能畢生是失敗的，他們之所以能畢竟爭得勝利，在於能教育下一代來繼續鬥爭。決心放棄鬥爭的人，不會考慮到下一代；決心放棄鬥爭的自由主義者，無異於宣佈其已不再是自由主義者。

所謂「進步」，是可能有爭論的。可能有人說，反自由主義也是促成進步的力量，日、蘇、德就是比較進步的國家。甚至有人說，惟有意志集中的極權政治始可促成進步。從理論上講，極權政治之目的在於保持現狀，牠雖可能有所改革，但其改革之目的仍然在於保持現狀，故極權政治天然是反進步的。從事實上看，日、蘇、德諸國之所謂進步是偏於物質的，其本質非常脆弱。堅甲利兵不能代表歷史的進步。日本和德國已經是戰敗了；我們決不是「以成敗論英雄」，早在戰前，甚至在第一次大戰以前，已有識者指明德日的極權政治必然使德日崩潰。所謂進步，是指人類中有更多的人能增高其文化水準，能自由發揮其刱制力，能普遍地感覺到生活的愉快與自由而不受暴力的干涉。根據這個意義來看，則原子能是進步的，而原子彈是反進步的；自由主義所欲追求的進步，不是多多地製造原子彈，而是充份利用原子能來增進人類生活的自由。

自由主義是世界性的，其目的在於促成人類的進步，而不限於某一民族的進步。戰爭是個阻止進步的力量，所以自由主義者堅決反對戰爭，尤反對內戰。假使說，人類關係演變到非戰爭不足以消滅反進步力量的時候，這便是自由主義者最感矛盾與苦悶的時候。他們固然要支持此類戰爭，但他們更有預先消滅造成此類戰爭之因素的責任。在已往，由於各國自由主義者力量之薄弱及其未能堅持其鬥爭精神，致使此類戰爭一再發生。此後，自由主義者必須重視自由主義的世界性，先在各個國家中撲滅其足以造成戰爭的因素，始可避免支持戰爭的矛盾。

自由主義既具有世界性，故可深入任何一國，當然也可以深入中國。牠的要求既然是依時依地而不同，既然是歷史與思想配合的結果，那麼，不合國情之說對於牠顯然是不適用的。自由主義之在中國，事實上至少已有半世紀的歷史，半世紀以來，在火藥氣味所籠罩下的中國之仍能有點進步，便是得力於牠。劃時代的五四運動，事實上就是個自由主義的運動。

华世紀以來的中國進步份子，事實上就是自由主義者，至少是與自由主義的精神吻合。不過近年來始有人正式揭舉自由主義的旗幟而已。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必須堅守自由主義的基本條件，假使在不合國情的藉口之下來揹棄其某一條件，便不成其爲自由主義者。爲確定中國自由主義者的認識起見，我們不能不將前面已分析過的再來綜結一下：自由主義是個創造的力量，因創造而求進步，要進步必須反靜態，反靜態即反現狀，反現狀必須反干涉，反干涉必有待於鬥爭，鬥爭的持續有待於教育，鬥爭可能暫時失敗而教育不會失敗，惟不妥協的精神始可發揮鬥爭之教育意義，而達到所當追求的進步。中國自由主義者所能特異之處，只在其所懸的進步之標準而已。根據現狀，他們至少要提出下列的標準：停止內戰以安定人民生活，重人權崇法治以奠定民主政治，反復古尙寬容以提高文化水準——三者概括了我們的經濟、政治、及精神生活，三者缺一便不能構成進步而完全的生活態度，即自由主義的生活態度。

究竟誰是今日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我們敢於肯定回答說：惟有不滿於現狀而欲追求進步的知識份子才是今日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此類知識份子就是共產黨所譏爲「小市民」與「小資產階級」的人，可是此類譏刺并不足以動搖他們的領導力量。任何當權的政黨都說尊重民意；其實，拿槍桿編成的羅網自始就隔絕了民意。在人民知識不够水準的藉口之下，我們始終不會有過眞正的選舉，也不會有過眞正的民意測驗，又怎能知道民意的向背？在共產黨的統治之下，由於其黨之紀律和其幹部之幼稚左傾狂，更使民意無從表達。被譏爲「小市民」的知識份子，反而與勞苦大衆沒有多少距離；抗戰以來的窮苦生活，更使他們和勞苦大衆打成一片。眞能了解人民且能代表人民的，只有這批窮苦的知識份子，惟有他們始可根據人民的需要而提出進步的要求，且願爲此要求而鬥爭。即使他們不自承是自由主義者，事實上他們已是十足的自由主義者。人民知識誠然不够水準，但人民有決定好惡向背的良心；自由主義的進步標準之決定，必須根據此種良心的判斷。惟有接近人民的知識份子始能提高人民的知識水準而增强其判斷力量，這種教育的功能便是自由主義者所當完成的功能。由此可見中國的自由主義者爲數并不少，只是不會構成一個有力的組織而已；反之，自命是「自由份子」的人未必一定就是自由主義者。根據上述釋義，我們只能承認國民黨和共產黨中可能有進步份子，但不能有自由主義者；因爲國民黨在取得政權以後即欲固着於靜態，以干涉的力量來對抗反靜態的力量；共產黨則根本否認自由，其干涉之嚴密更有甚於國民黨。國民黨及共產黨都是與自由主義者對立的；若一旦變爲自由主義者，即不再是國民黨或共產黨。縱使今後國民黨可能接受自由主義，然而國民黨仍然不會是自由主義者，除非他們能不固着於其信仰中所能產生的任何靜態。爲國民黨着想，自由主義者應當是他們所最需要的：在其取得政權以前，由於其能與自由主義者并行合作，所以才構成一個最有力量的反對派；取得政權以後，由於其未能容許自由主義者之并行，頓使國民黨失去了一個諍友而逐漸與民衆隔離；在今後，果能容許自由主義之存在，自由主義者至少是國民黨政權所需要的反對派，國民黨必須靠此一反對派之批評，以探求接近民衆之道。

中國自由主義者自來是無組織的；他們既不受經典與教條的約束，則見仁見智，彼此大有出入。如何才能够將他們結集在一個龐大而嚴密的組織中，是個煩費推敲的問題，而且是若干自由主義者所不願推敲的問題，因爲他們只想以超黨派的姿態來鬥爭。「小組織大聯合」固不失爲一個可能的途徑，但目前尙未顯出此種迹象，雖然小組織似乎已不少。可是，自由主義者並非一定要憑藉組織始能表現其力量；五四運動就不是受某一組織之推動而發生的。自由主義者所賴以鬥爭的武器是口與筆，所賴以見重於人的是一種不屈不移的堅强人格；果能堅守此人格而不辭口筆之勞，自由主義者可以無組織，但爲追求進步之故，却有幾個不容忽略的共同之點：

第一、自由主義者如欲暢行其志，當然希望能掌握政權；可是，不能暢行其志的政權，必致舉棋不定而攪亂自己的步調。趁機會分享權位，必將付出很大的代價：始則須降低鬥爭精神，繼而可變成反進步勢力的工具，終則自掘墳墓。德國的自由主義者原是大有可爲的；只因誤解了機會主義而破壞了自己的步調，卒被俾斯麥利用做極權政治的工具，做打擊天主教士及社會黨的武器，最後使自由主義在德國政治上起不了絲毫作用；他們爲機會而犧牲了原則，卒至放棄了他們所應負荷之歷史的使命。自由主義者要參加實際政權，必須堅持一個最起碼的條件：纔會能發揮其所懸發

擇的權力——在人權尙無保障的時期，是否能有把握辦到這一着呢？多黨訓政之說，尙屬莫測高深，就原則上講，却是自由主義者所不能接受的。自由主義的教育意義，是寄託在現實政治的自然演變中；先製好模子再硬把人民塞進去的辦法，是自由主義者所不敢贊同的辦法。根據經驗，所謂訓政仍然是固着於現狀；多黨訓政可能是一個多黨所要固着的現狀，與自由主義的精神是根本衝突的。

其次，在自由主義者看來，「必須掌握政權始可起作用」的觀念，是個絕對錯誤的觀念；反之，自由主義者之促成進步，并不一定要掌握政權，在野亦能同樣起作用。單就近百年的歷史來看，各國之所以有進步，多半是得力於在野的自由主義者之努力。在中國亦如此，中國近百年中的幾度大革變，那一次不是由於自由主義者的推動呢？自由主義者在中國始終不會掌握政權，然而對於實際政治已起了很大的作用。回顧已往：滿淸政府之被推翻，北洋軍閥之被打倒，抗日戰爭之能發動與能支持，那一次不是自由主義者走在前面呢？五四運動之所以能成爲劃時代的運動，就在於其領導者之不會掌握政權。目前，在全國人民要求眞正民主的運動中，自由主義者的責任不但要領導人民，而且要教育人民；惟有以在野的地位，始易於盡到此種責任。中國果能出現一個由人民自由選舉而產生的議會，則在政府未能完全接受自由主義的領導以前，自由主義者與其分享政權，還不如形成議會中的反對派之更有力量。

最後，中國的政治果能進步到自由主義者掌握政權的一天，則政權在握的自由主義者千萬不能忘本，始可保全自由主義的創造力。自由主義的政治必須有長時間的傳統做基礎，如在英國；基礎不固，則其生命是很不可靠的，如在意大利。然而意大利的加富爾，却是一位典型的自由主義政治家，他掌握着皮爾德蒙——意大利的政權十餘年，但他始終不會忘却他是一個自由主義者。議會的反對派一再使他感受困難，政治經驗却使他知道議會政治確有若干好處，所以他說：「反對派有時使我不耐煩，使我要竭力來說服他們；繼而一想，幸虧有他們，因爲他們迫着我把我的主張解釋得更明白，使我要加倍努力來獲得輿論之贊助。專制的總理只有命令，憲政的總理爲着要人服從必須去說服——我願意說到人家相信我是不錯的。」當意大利獨立事業將近完成時，有人勸他獨裁，他堅決地表示意大利不能因完成獨立而犧牲自由；假使意大利要選擇一位獨裁者，則被選人是加里波的而不是他。他說：「我不能忘本而否認我終生的原則。我是自由之產物，我之一切是得力於自由。假使要在自由像上罩一塊布，不當由我來罩。」這些話表現加富爾之可愛，同時也表現眞正的自由主義政治家之可愛。

「自由主義者往何處去？」一問題，我們已這麼答復了。在結束本文之時，我們覺得必須附帶地提醒今後的執政者：即使不願接受自由主義，也不宜消滅自由主義。第一、要消滅自由主義必須用暴力，憑藉暴力的政權即可遭遇到憑藉暴力的抵抗；自由主義是棄絕暴力的，惟有保全自由主義的精神，始可防止暴力。第二、自由主義之被消滅只是暫時的，使用暴力亦不足以保全靜態，不如容許反靜態的力量而使其能在動態中求進步。第三、自由主義之消滅雖只是暫時的，但此一暫時的打擊可能阻遏民族文化的進步；西班牙異端裁判所的活動在當時是成功的，正因其成功而殘害了民族的創造力，致使盛極一時的西班牙幾百年來始終停留在落伍的階段。第四、民族創制力如因自由主義之暫時消滅而消滅，則人民將無力量阻遏可能發生的災難，更無力量來恢復災難以後所應有的民族自信。德國人民即因此而無力阻止第一次大戰之發動，在戰敗的災難以後仍不能恢復其自信而任希特勒來牽着鼻子走，以致再遭受第二次的災難。德國人民今後需要再教育。假使再教育不能培植其自由主義的力量，不能恢復其人民之自發的創制力，則今後之德國倘非陷於混亂，必不免於再做希特勒的工具。自由主義可能是件使執政者感覺頭痛的東西，然而，爲着保全民族的創制力與自信心，爲着促進民族文化，爲着消滅暴力，稍有眼光的執政者，必須忍受着這一點點頭痛，而容許自由主義之存在。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於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并不表示即爲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眞姓名的任何論文。

留美學界的幾個問題

任鴻雋

經過二十六年之後重到美國，發見我們的留美學界有了一些重大的改變，無甯說這是應有之義。這些改變是甚麼？舉其大概，有下列幾件：

一、在美國大學任教的中國學者，二三十年以前，簡直是絕無僅有；現在，從美國的西方直到東方，凡有名的大學，幾乎無一不有一兩位中國學者在任教。他們所教的不僅是中國的語言或歷史哲學之類，而有的是西方的科學工程等專門學問。

二、學生數目的急劇增加。增加的不但官費短期的訓練生，自費生也不在少數。

三、與學生數目的增加成反比例的是求學精神的減少。在留美學生社會中，我們聽見的只是交際往來的活動，不大聽見有甚麼學術討論或特殊問題的探求。

四、學生組織的衰退。二三十年前，留美學生有全體的組織，如全美留學生總會是；有各種專門學會，如中國科學社，中國工程師學會等是。現在留學生總會沒有了，剩下來的只是基督教學生總會；各種專門學會沒有了，剩下來的只是少數有政治性的組織。

根據以上種種情形，我們發見幾個問題。

第一、已經學成的學生，爲甚麼不肯返國。國內建設，需才孔急，已經學成的學生應當歸國，可以說是天經地義。他們不肯回國的理由，大概說來不出兩個：一是生活問題，一是工作問題。目前國內物價高漲，生活困難，是人人知道的事實。如其在美畢業之後而尚有事情可做，則他們均甯願在彼邦暫住下來做月給二三百元的小事，而不願回國就月給七八十萬元的高位。因爲在美國二三百元可以過頗爲舒適的生活，而在中國七八十萬元尚不能維持一個兩口之家。這在已有家眷或即將結婚的人們自不能不再三考慮。不過這一層尚不十分重要。在稍具理想，略解吃苦的國人，當能不爲這種物質的考慮所左右。工作問題，則當作別論。他們既已學成有獨立研究的能力，最大的希望，自然是回國以後能繼續他們的研究工作，可是目前國內的教育或學術研究機關，大都是經費支絀，設備簡陋。不但研究進行爲不可能，即教學必要的設備亦多欠完備。所以你若勸他們回國服務，他們可以問你回國究竟做甚麼。的確，他們可以說，在美國，還可以繼續做一點學問，回中國，不到兩年便可以成爲落伍的廢材。這在中國未必有任何好處，而在學術上不已是一筆損失了嗎？這種人你可以責備他缺乏國家觀念，但這忠於所學的態度，不也正是我們希望造成的一種人才嗎？

實際說來，問題的解決非常簡單：即儘力在國內造成幾個名副其實、圖書儀器均較爲充實的大學或研究機關，這些爲學術研究的便利而留在他國的人才，自然要相率歸來，而原來樂不思蜀，並非專爲學術的人們，也不能有所藉口。這豈不是一石而斃兩鳥的妙舉嗎？

還有一層，我們在抗戰結束後，大量派遣學生留學，目的是爲將來造就人才，但我們不應該把從前派遣出去而已經造成的人才忘記了。若就限前的效率來說，我們以爲多費一點資本來利用已經造成的人才，似乎比投資在若干年後的人才上更爲有利些。依此觀點，我們以爲即是移派遣留學生的經費若干來加強國內的教育學術機關，亦不失爲一種適當的辦法。

第二、留學生的準備問題。記得在三十年前，留學生到美國的多數是進大學本科，後來因爲國內大學程度提高，在國內大學畢業後，可到美國進大學的畢業院。本來，本科功課多屬普通，不必到外國去學；到外國學習的應該是畢業院的專門功課。這原是留學政策的合理要求。但這有一個危險，就是學生進國外大學的畢業院，是否有充分的準備？我們曉得，外國大學的本科功課多取嚴格主義，而畢業院的功課則較爲自由。故有些欲求爲本科學生而不得之人，反可進畢業院上課一二年而得到一個學位。因此之故，我們所知道的留學成績特殊的人才，大都是由美國大學本科出身

，或在國內著名嚴格的大學畢業留美的學生；未經受過嚴格訓練的學生，雖能入國外大學的畢業院，也甚難得有成就。也因這個原故，我們若發見最近幾年留美學界幷無甚麼出色的成績，似乎也無須驚異。我們在抗戰期間，國內學校的一般程度，不是已經大大的降低了嗎？嚴格的訓練不必說，就是求學的風氣，也因種種政治問題，生活問題，弄得在若有若無之間。在這樣環境與風氣中造出的人才，要到外國去立刻接受高深的訓練，其扞格不入，不是可預期的嗎？我們曾聽見美國某大學的校長來信說，他們的學校，本來是極端歡迎中國學生的，現在已改變政策了，原因是中國學生的語言程度太差。又聽說美國國務院要把某機關派送的學生送還兩名，原因是發見他們的程度不够。這種情形的存在，我們以為不應該怪學生本人，而當由他的畢業學校及選送機關負其責。選送的弊病，自經教育部舉行留學生試驗後，也許有一部份的改正，而學生程度的不够，乃是我們教育的根本問題。一言以蔽之，我們的學校不先辦好，要想利用他國的學校來造就我們需用的高等人才，亦幾幾乎不可能。

第三，學生團體的問題。此問題等於學生的課外活動，可云與學業無關，但在美國却有其特別意思。因美國為民治的發源地，其組織能力又早已稱雄於世界，我國學生留美，若於此方面得不到一些觀摩，即失去教育的一半。從前所有的學生團體，其起原如何，可不必問，但足以練習學生組織的能力與養成民治的習慣，則為不可否認的事實。據我們所知，當時美國東中西部各有學生分會，又由三分會而合組學生總會。總會出英文月刊中文季刊雜誌各一種，已有十餘年的歷史。近年不知何故，此種組織，忽然不復存在了。據聞，在民國十三四年間，由中國來美的學生，帶來了一些政鬪的種子，於是學生團體開會時，每每以政治勢力的競爭，而演成角力的武劇。於是美國大學相戒不借地方與中國學生開會，而此類全體學生的大會，便無形的消滅了。（中國學生開會時，常有百數十人到會，故非有大學與以特殊便利，是無法供給會衆的食舍的。）學生會出版的兩種雜誌，也就停止出版。直待最近抗戰軍興，纔由華美協進社出來號召組織，成立所謂學術建國討論會，出了一種名叫學術建國叢刊的英文季報。我們試回溯這一段歷史，可知留美學界在團體組織上，不但是沒有進步，而且是大大的退步，由已經自由獨立的成人，退步到須人而行的幼稚學生。同時所謂特殊組織的兄弟會等，則頗為發達。這些事實所表示的，是：有小己而無大我，重私交而乏公誼。這也許是國內一般社會情形的反映罷。但要在這樣空氣中造成磊落光明的人才，恐怕是緣木求魚之類了。

以上所說，是筆者二十餘年後再遊美國所得的印象，希望它不與事實過於相遠。中美文化的交流，自十九世紀後半期中國派遣留美學生起而聯緜不絕。自二十世紀初年，美國退還庚子賠款，愈增加了我國學生留學美國的機會。而以我國學生的聰明智慧，勤苦用工，在美國人心目中也造成了極端良好的印象。此種印象，實為將來中美兩國文化合作的基礎。如何保持此基礎以增進兩國文化的交流，乃我主持教育政策者及身任文化大使者之共同責任。古人有言，百年成之不足，一旦壞之有餘。甚望我當局及學界同人三復斯言。

從中國人的家說起（上）

梁漱溟

一 馮友蘭的說法

我們於「中國文化特徵之研究」一文（見觀察二卷五、六、七三期）中所列舉中國文化十四特徵中，可以任從一點入手，來進行研究。現在就以中國人的家在其社會組織中實際生活中之特見重要（第七特徵），這一點上起始走。

家庭在中國人生活裏關係特見重要，盡人皆知；與西洋人對照，尤覺顯然。現在就是要追問其所以然之故。馮友蘭先生近著「新事論」一書，

有「說家國」「談兒女」等篇，似在解答此問題。他大致是本於唯物史觀，以一方在產業革命前，一方在產業革命後，彼此生產方法不同來解釋底。他先闡明：凡未經過產業革命底地方，無論這地方是東是西，生產方法在某一階段內，都是以家爲本位；是卽謂之生產家庭化。在經過產業革命底地方，主要是用機器生產，卽打破了以家爲本位底生產方法，而是以社會本位行其生產；是卽謂之生產社會化。於是他就說：

> 在生產家庭化底社會裏，人之依靠社會是間接底。其所直接依靠以生存者，是其家。但在生產社會化底社會裏，社會化底生產方法打破了家的範圍。人之所直接依靠以生存者，並不是家，而是社會。

他隨着又强調這是兩套不同底文化：

> 在某種底生產方法之下，社會必須有某種組織，人必須有某種行爲。對於人此種行爲之規定，卽是道德。（中略）生產方法不是人所能隨意採用者，因爲用某種生產方法必須用某種生產工具。如某種生產工具尙未發明，則卽不能用某種生產方法，人亦不知有某種生產方法。所以生產方法隨着生產工具而定，社會組織隨着生產方法而定，道德隨着社會組織而定。生產方法不是人所能隨意採用者，所以社會組織及道德亦不是人所能隨意採用者。
>
> 有以家爲本位底生產方法，卽有以家爲本位底生產制度。有以家爲本位底生產制度，卽有以家爲本位底社會制度。在以家爲本位底社會制度中，所有一切社會組織均以家爲中心。所有一切人與人底關係，都須套在家底關係中。在舊日所謂五倫中，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關於家底倫已佔其三。其餘二倫，雖不是關於家者，而其內容亦以關於家底倫類推之。如擬君於父，擬朋友於兄弟。
>
> （上略）我們可以說，所謂產業革命者，卽以以社會爲本位底生產方法替代以家爲本位底生產方法，以以社會爲本位底生產制度替代以家爲本位底生產制度。（中略）因此，在經過產業革命底社會裏，一個人不能在他家內謀生，他必須離了他的家去謀生。因此他的行動，卽不能以家爲本位，亦不必以家爲本位。
>
> 民初人對於這一點完全不了解，以爲人可以隨所意欲，願行什麼社會制度卽行什麼社會制度。對於中國人之以家爲一切的出發點集中點，他們特加攻擊，認爲此是中國人的大短處大壞處。他們不知道，凡是在生產家庭化底社會中之人，都是如此。這亦不是什麼短處壞處，這是生產家庭化底社會所需要；這是生產家庭化底社會的制度。民初人不知將一套制度作一整個看，而只支支節節，看見不合乎他們的成見者，卽指爲不合（下略）。

當然地，在他看這兩套文化，恰是一古一今，並非什麼中西不同；中國今天正處在如何轉入現代化之一過渡時代中。此卽在前文所曾徵引過底盧作孚先生書中，其見解亦復差不多。不過他沒有用「生產家庭化」「生產社會化」這種名詞。他只解釋說：

> 因爲農業民族的經濟單位，非常簡單；簡直到一個經濟單位只要一箇家庭。所以農業民族的社會生活，就是家庭生活。縱然有時超越了家庭底範圍，然而亦是家庭關係擴大底。

其所謂農業，是指舊日未曾工業化底農業，未曾現代化底農業而言；所以意思都是差不多底。

二　反證馮說未盡是

馮盧兩位的見解，自有一部分是處，且亦代表了時下一般人的見解。我們應予檢討看——

中國人特重家庭倫理，蔚成家族制度，雖相沿自古，但各時各地亦有變化不同。例如戰國時代就有相當變動，特別是商鞅變法底秦國。據史書所載：

> 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幷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有子，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父借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踞。婦姑不相悅，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幷心而赴時，猶曰蹶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見前漢書賈誼傳）
>
>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見史記商君列傳）
>
> 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同上）

當時商君的意思，是站在國家立場，實行軍國主義，獎勵耕戰，用以對外。所以必要打破家庭，而使個人直接國家。關於這一點，證據甚多。

例如他實行一種戶籍法（註一）：

四境之內，丈夫女子皆有名於上，生者著，死者削。（見商君書境內篇）

舉民衆口數，生者著，死者削。（見去彊篇）

以商君之口數使商，令之廝輿徒重者必當名（見墾令篇）。還有其他類乎後世保甲法者，類乎後世兵役法者，種種組織民衆底辦法，此不具引。看所謂「商君作法自斃」底「舍人無驗者坐之」一句話，似乎還有「國民身份證」之一物。其農戰篇中固說「凡治國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摶也，是以聖人作壹，摶之也」；又說明要「摶」才可以「彊」。總之，無非是國家要直接掌握其人民。其勢使不容家庭家族在中間橫梗，牽掣而弛散其組織關係。明眼人當可看出，在歐洲國家亦正是這種情形；或說，這種情形正是歐洲的情形。生產工具生產方法之進步，絕不是使家庭家族解體底唯一因素。當時秦國的生產工具生產方法有無改進，現已無從詳考，誰亦說不清。在我想馮先生怕亦不會固執地說，當時必然已有改進底話罷！經濟誠然可說是一切上層建築（道德法制等）底基礎；但必謂一切上層建築都是被決定底，則亦不然。即如秦國當時，怕正是倒過來由上層建築（新法）而促進其經濟起大變化。

再舉第二個例。歐洲的瑞士，於一九〇七年新頒民法，頗重家庭制度（註二）。在其第三三一條以下，特置家權一節，其最重要者為家產共有，且於親權之外並立家長權。但我們却不曉得瑞士到這二十世紀來了，是不是還未曾經過產業革命呢？

還有第三個例是蘇聯。由於我平素愛留心之故，使我覺察近年蘇聯，在婦女問題上婚姻問題上家庭問題上是有變化了。在我手冊上所記下底，有左列各材料為證——

（一）一九三九年二月廿四日大陸報，載「莫斯科的轉變」一文（據西風節譯），是新到過蘇京底人所作報道，其第四條有云：家庭生活的重要性亦恢復了。十年前口號是「國家是最好底兒童保護人」，而今則莫斯科公立學校校長却公然對人說，「兒童的教導者實是家長而非學校」。

（二）一九四三年二月廿二日桂林大公報載一長篇關於蘇聯底報道，有這樣底話：給人以深刻印象底，是清教徒式婚姻看法的恢復。離婚仍屬可能，却並不容易了。工人農人中離婚者，更屬絕無僅有。家庭又成了根深蒂固底組織，被認為民族生命的基石。

（三）一九四四年三月五日紐約前鋒論壇報載蘇聯中央委員與羅加米希可娃訪問記一篇，在重慶民憲第一卷第二期上，經張君勱夫人王釋因女士譯出，並附誌了一段話：

記得一九三二年我從德國回來，懷着思親念子心情，經過莫斯科，看到最新典型底俄國婦女，又看到一切家庭社會化底機關，如托兒所，如公共食堂等，給我精神上一種新刺激，使我起了莫名地悵惘。我覺得如果人類理想，單是社會主義與個人主義兩個極端底發展，那麼蘇聯社會主義之完全實現，即是人類生活之極端集體化與機械化。由於家庭制度之廢除，將使人類天性之愛，夫婦親子之情，皆不復存在；而人羣生活之冷酷將不可以想像。（下略）

但事實沒有如王女士所顧慮那樣演下去，蘇聯終於轉變了。那篇蘇聯女中央委員訪問記，主要敘述蘇聯把女子教育和男子教育從小學到大學澈底分開。這是戰前所決定者，雖德人侵蘇，在戰爭中還要實行。米希可娃說「女人畢竟是一個女人。我們以前忽略了對女子所應有底特別教育，即他們如何成為賢妻良母所需要底教育。」

試問蘇聯這種轉變——初時家庭幾於可廢，入後家庭制度又被看重而鞏固起來——如馮先生之說，將又是隨着其生產工具生產方法有什麼更不同底變動而來呢？不待言，而知其不然了。

從上三個事例（秦、瑞士、蘇聯）來看，馮說之未盡是既甚明白。家庭在中國人生活裏之所以特重，亦就非「生產家庭化」單這一點所能解釋了。除此之外，馮盧兩位還有一種錯誤。如盧說：農業底經濟單位，非常簡單；簡單到一個單位只需要一個家庭。如馮說：生產家庭化底社會裏，家是一個經濟單位。它固亦不能離開別底經濟單位（家）而存在，而可以彼此有種種關係，但不能融為一體。他們兩位恰是以中國這樣一家一家底小農小工小商，誤會為中古經濟之一般底方式。不知道事實恰相反，像中國這樣情形實為世界他方所不見有底。關於此層，後當辨正。

三　文化之形成及其個性

中國一直是一個沒有經過產業革命底農業社會；中國傳統底風教禮俗，無疑地自要與它相適應。尤其有見於二千年文化頗少變革，更不難推想其間（經濟基礎與其上層建築之間）相互適應已達於高度，上下左右扣合緊密。但我們沒有理由可以遽行論斷一切中國風教禮俗，就爲這種經濟所決定而形成。相反地，說不定中國生產工具生產方法歷二千餘年之久而不得前進於產業革命，却正爲受了其風教禮俗的影響。——此層隨後可以談到。

經濟爲人生基本之事，誰亦莫能外，則在全部文化中其影響勢力之大，自不難想見。隨着社會經濟的變遷，而家庭制度不得不變，固亦人所共見之事實。但仍不能說它在文化中片面具有決定力。霍布浩士（L. T. Hobhouse）著「簡單民族中的物質文化與社會制度」一書，曾想設法求出社會制度和物質文化間的相關係數來，結果是相關係數並不大。民族學上底材料顯出文化的各部間可以有各種不同配合，其例不勝枚舉（註三）。黄文山先生在其文化學建設論中（註四），引有吳景超先生的三句話：

一、同樣底生產方式，在同時間與空間內，與不同底制度及思想並存；

二、文化中別底部分有變動，而在其先找不到生產方式有何變動；

三、在不同底生產方式之下，却找到相同底制度及思想。

黄先生又引人類學權威鮑亞士（Franz Boas）的話，指出經濟條件無疑地比地理條件與文化之關係較密切，因爲經濟即構成文化之一部分；然它不是唯一決定者，它一方決定，一方被決定。又上海民智書局出版黎東方譯施亨利著歷史唯物論，引據一八九〇年九月廿一日恩格斯函件（見於一八九五年社會主義大學者），則他本人在共產黨宣言發表四十年後，已不能不減輕其唯物論底語氣了。他說馬克斯和他自己都不願說經濟構造是唯一重要。不錯，經濟是根基，但一切上層建築如階級鬥爭的政治形式法律形式，以及政治的理論哲學的理論，甚至宗教的認識，亦同樣地對於歷史事實生影響，而且亦及於經濟現象，不斷地有「動與反動」。——假如是這樣底話，那麼，彼此間意見亦無甚不同。

經濟不止無片面決定力，而且其勢力將隨着歷史發展而漸減。我們可引杜根・巴蘭拏夫斯基（Tugan Baranovsk）的話於下：

> 社會進化之初，社會一切生活與經濟全然結合。（下略）社會進化漸高，社會行動使漸漸獨立發達，放射線漸漸遠離中心而行。要之，社會生活所造成之社會行動，很像一把梯子，其最下級全由直接生活底生產而成。升到高級，則經濟底勞動對於各種社會行動之整體，其任務即漸漸減弱。因爲滿足高等慾望之行動，不大靠着經濟底勞動。所以高等社會行動即有脫離經濟而獨立底意義，而不能認爲受着經濟支配底產物，或是經濟單純底反射。歷史之進步，其意義正是人類的精神化之進步；是人類生活重心點，由維持下等生活之慾望，而移於高等精神之慾望。

費孝通譯W. F. Ogburn著「社會變遷」一書上說：文化中有幾部分相互間有密切關聯，亦有幾部分較爲獨立些。「非物質文化」中比較密切適應於物質文化之一部分，可抽出來稱之爲適應文化 Adptive Culture。當物質文化變遷時，它應即隨之而變。但其變遷亦不一定能同時，有底時候落後甚久；且此種落後，正可說是一現代問題。——這又是從另一方面來說了。然而其告訴不要作機械底看法則無不同。

米勒利爾（F. Muller Lyer）社會進化史上說「文化的原動力，顯然在人的自身」。這因爲文化中之一切，罔非出於人的發明與創造。而發明呢，經他臚陳許多事例之後，他結束說：

> 我們無論從那方面考察發明的歷史，都可以知道發明顯然不是因爲必要才有底。必要可以强迫以勤勞，但要閒暇才可以引起人的發明。發明不是像訂貨物一樣，可以預定底（註五）。」

他又說「人的發明天才，不過就是其游戲本能」。我早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上亦曾說過，「文化這東西，點點俱是天才的創作，偶然底奇想；只有前後左右底緣，而沒有因」。但我們初不否認必要與人之發明創造大有關係。必要會吸引人的注意力，讓這地方可有較多發明創造的機會；它又可以使那些似不相干底發明創造引用到這地方來而發揚之，不致被湮沒掉。這都是許多發明創造往往隨着必要而來底原故。

但是我們却不要以爲文化就是應於人們生活所必要而來底；——這是第一。必要亦不是客觀底；——這是第二。更不可把必要局限在經濟這範

國內；——這是第三，一切機械觀所犯錯誤大概不出此三點，所以[illegible]底三句話，而後再理會其正面原有底關係，自不落於機械觀，方爲善巧。

文化之形成，既非一元底，非機械底；因此所以各處文化便各有其個性。日本關榮吉著文化社會學一書，其全書的主張和立場，就是要以國民性、階級性、時代性去理解各個類型文化，而後於人類文化乃可得其正確底理解。我此處所云「個性」，蓋相當於他所說之「國民性」。在他書內，會就近代文化中之德謨克拉西，而指證英國人德國人法國人蘇聯人之間如何如何不相同（註六）。此即他所謂國民性，我所謂個性之表見。請看今天戰後世界，那一國家不厭倦戰爭，誰個民族不相信民主？而卒之難得和合，深感齟齬，豈不爲彼此文化間差異爲之梗。而此文化差異，並不是文化程度問題，却是在文化個性上。關氏又指出此文化國民性之形成，其原於自然環境者固有之，但不足十分重視。譬如四面受海的包圍，是英國和日本之所同；但當初英國早已在海上稱霸，而日本則一直到十九世紀中葉還未開海禁。

任何一處文化，都自具個性；惟個性之強度則不等耳。中國文化的個性特強，前於第一章已經陳說。中國人的家之特見重要，正是中國文化特強底個性之一種表現，而非第爲生產家庭化之結果，自亦非生產家庭化底社會之通例，如馮先生所謂「共相」者。日本稻葉君山曾有如下底話：

保護中國民族底唯一障壁，是其家族制度。這制度支持力之堅固，恐怕萬里長城也比不上。一般學者都說古代羅馬的家族制度精神之覆滅，是基督教侵入羅馬之結果。但中國自唐代有奈思特留斯派（景教）傳入以來，中經明清兩代之傳教以訖於今，所受基督教影響不爲不久，其家族制度依然不變。且反轉而有使基督教徒家族化之傾向。佛教在中國有更長久之歷史；但謂佛教已降服於此家族制度之下，亦不爲過。此眞世界一大奇蹟！我們說中國和歐美社會之間橫劃着一鴻溝，全不外這些事實。（註七）

再從太虛法師的文章裏（註八），又可證實了上面關於佛教一部分底話。

佛教的僧伽制度，本爲平等個人和合羣衆底集團，但到中國亦成中層家族底大寺院及下層家族底小菴堂；只有家族的派傳，無復和合[illegible]衆。此可見家族化之普及與深入。

還有史學家雷海宗教授亦說過：

佛教本是反家族底或非家族底，但傳入中國後，就很快地中國化。（中略）超脫七世父母底盂蘭盆會，在一般人意識中，是佛教的最大典禮。至於與家族無關底佛學奧義，並非一般信仰所在。把一種反家族底外來宗教，亦變成維持家族底一種助力。（見智慧週刊第四期，「時代的悲哀」一文）。

據我們所知佛教基督教都是家族制度的敵人，本是不相容底（詳見後文），乃竟如此。此可見中國家族制度之強固爲何如。因此，黃文山先生在其「從文化學立場所見底中國文化及其改造」一文中，就鄭重地說：

我深信中國的家族倫理，實在是使我們停留在農業生產，不能迅速地進入資本主義生產之唯一關鍵。（見黃著文學論文集第一八一頁）

照黃先生的話，則中國所以沒有產業革命不能生產社會化者，正在此。那就是說：中國家族制度實在決定了中國社會經濟的命運，乃至中國整個文化的命運！這話是否足爲定論，今且不談。總之，中國人的家是極特殊底，從我們引證這許多話裏可以看出了。馮先生把它看成平常事，看成是產業革命前各處的通例；那一面是昧於本國文化，一面並且弄錯了外國歷史。　（下期續完）

（註一）據陳啓天著商鞅評傳中說：世界歷史上首先實行戶籍法底國家，要推中國；中國首先創行戶籍法底人卽是商君。此話未知其可信否，故未以入晋文。陳著係商務出版。

（註二）瑞士之看重家庭制度，自必有其積極理由，我們還不清楚。在消極一面，亦許爲瑞士是一永久中立國，不需行軍國主義，時刻準備對外，有如商鞅在秦之所爲罷。

（註三）此據費孝通譯 W. F. Ogburn 著社會變遷．商務版。

（註四）見黃著文化學論文集，中國文化學學會在廣州印行版。

（註五）米勒利爾社會進化史第四卷第二章，陶孟和譯本商務出版。

（註六）見關榮吉著文化社會學張資平譯本第一一六頁，上海樂羣書店出版。

（註七）稻葉原作似刊於日文雜誌，東方雜誌譯載之，題爲「中國社會文化之特質」。此據變流劉鑑泉先生所著外書第二册轉引。

（註八）此據黃文山先生文化學論文集第一八〇頁轉引。

美國在旅程的盡頭

——美國人的性格之一

費孝通

小引

如果我們想用一句簡單的話來說穿現在國際問題的結癥所在，我想，這句話可能是：在一個陌生的人羣裏要很快的造成一個不分彼此的世界來。兩個人在同一會議席上用同一個字說了半天，大家沒有瞭解對方的意思，早已不足爲奇的了。在這時，人類學者對文化隔膜的問題發生興趣是可說極自然，極應當的。他們已逐漸感覺到每一個具有特殊歷史和環境的民族自有它一套特殊的文化。每個在一特殊文化中長成的人，從小在不加思索的習慣中接受了一套價值觀念，對人對世的看法。現在的國際糾紛中有不少不但是利害的衝突，而且是價值觀念的合不上來。利害的權衡，多少是理知範圍之內的事，因之，衝折交涉，還可以找到個妥協。價值觀念却常帶很深的感情。對人對世看法不同的人，最初是感覺到陌生，接下去是討厭，假如他們發生了爭執，那就很容易引起愛恨好惡，難以開交了。

在人類學者看來，價值觀念既是文化所養成的，原是歷史和環境的產物，並不是什麼無可改變的天理。如果人們必需在這世界中合作共存，這陌生的感覺似乎必須消除。消除這感情上的隔膜，不在計較權衡，而在互相求瞭解。這是和交朋友一般的，如果我們明白了一個人的背境、閱歷，我們不但不討厭他的怪癖，甚至可以愛好他的個性。交朋友要坦白，要多談。坦白和交談也正是消除民族間文化隔膜的方法。

我想在本刊介紹一位美國人類學家 Margaret Mead 對於美國人性格的解釋。Mead 女士是哥倫比亞的教授，在戰時是國家研究所食料習慣組的秘書。她的著作極多，對於兒童教育貢獻特甚。她在一九四二年寫了一本And Keep Your Powder Dry 分析美國人的性格。這本書一經出版，不脛而走。我那時在美國，始終沒有買着。後來這本書在英國海島叢書裏再版，直稱 The American Character。同樣的不易得。這次從英倫返國，一位朋友在舊書鋪裏搜到了一書，臨行時送了給我。我在路上看完了，很高興，因爲我在寫「初訪美國」一書時有許多不明白的問題，在這裏得到了答覆。因之，我很願意擇要介紹。在介紹時我不免要使自己意思加一些進去。所以，一定有許多地方和原作者的意見不合，我也不敢說是翻譯，不過在此說明這些解釋的出處罷了。如果讀者想知道 Mead 女士全部的看法，最好還是去看原書。凡是我直譯原文的地方都加括弧。

我們很多已經不太自覺其意義的客套和口頭禪，時常能表示我們文化最深的一層裏隱藏着的原則。尤其是兩個素來不太相識的人，想在三言兩句中，建立起社會關係時所用的那些已經成爲習慣的客套，最足令人尋味。譬如說，我們傳統社會中，見了個陌生的客人，開頭幾句裏就要請問對方的年齡。我在「初訪美國」裏說過，這正表示了我們社會中尊卑的劃分時常是以年齡做標準的。

在美國，兩個不太熟悉的人，除非他們不願相識，見面不久總會問到對方「你的家鄉（Home town）在那裏？」他們所謂家鄉和我們的家鄉性質不同。我們說的家鄉是和我們現在生活上還是發生重要關係的地方。我們的產業在家鄉，我們的安全靠了家鄉。家鄉也就是一大羣關心我的人，所以衣錦了要還鄉。這是我們感得到榮辱的團體。我們攀同鄉是因爲我們屬於一個親密的團體。美國人所謂家鄉並不如此。

美國人的家鄉並不是現實的團體，而是個人歷史上的紀念品，記憶中的標幟。他們是流動的人民。最初從別的大陸移到這地方。許多從一個地方來的人住在一起，說着他們的土話，吃他們的土味，跳他們的土風舞——於是形成了「小西西里」、「中國城」、「波蘭街」等等各大城市裏有名的土香土色的小區域。在這些人，祇有祖國沒有家鄉。而祖國在他們的腦中並不是個將來死了還要把棺材運回去葬在那裏的地方，大多是代表着窮困，壓迫，不自由的陳戸。不但如此。「祖國」是他們在新大陸上發展的障礙。人似乎是都很勢利的：祖宗不成爲靠山，沒有餘蔭的話，子孫

們不易常常爲了過去的劬勞之恩，而對他們念念不忘的；一旦祖宗的名字阻擋了他們發展的機會，對於他們的出身和來源很容易發生反感了。

在土香土色的小區域住過一個時間，那些移民或是移民們的子女開始向美國社會侵入。他們搬家了，搬到了大城市的郊外和附近的小鎭上去住。這些人和隔壁鄰舍並不發生親密的感情，對於所住的房屋更談不到依戀。可是這是他們在社會生活上進入美國的第一步。這一步是走得很孤單的，在人緣上，他們不再日常聽見從小學會的語言了；在生命的經歷上，是斷鏈的。他們不但不能從過去的生活裏得到有助於當前，展開將來的資本，反而是束縛、阻礙；所以他在生命上要劃斷，要另起鑪灶。這一步却又踏上了一個一時一代所走不完的旅程。在美國早年，向西去，象徵着遠遙遠的前途。各人走着各人的路。從一個地方搬到另一個地方；從一個社會地位上升或下降到另一個地位。「家鄉」是指這條長長的旅程上所停留過的站。

孤單的社會旅程，使他們舉目無「親」。血緣的關係聯結不住不斷移動的人。勞燕分飛的結果，手足之誼不免落了空。我們託人情的時候找親戚，要攀登的時間用裙帶。美國人却沒有這麼許多表兄弟。他們社會的連鎖是什麼呢？

各人的社會旅程是孤單的，但是當他停留的時候，他們遇着許多停留在同一站上的過客。過客之間是陌生的，祇是偶然的湊合，無情義可說。時候到了，各人又照着各人的方向移動了。可是當他們在第二次偶然湊合的時候，却不同了。他們在當時的許多陌生過客中見到了一個有過一些相同經驗的人了。這是美國人情的來源。

「從澳洲到舊金山的船上有許多旅客：肯薩斯的工廠老闆，雪德萊的看護，印度回來的牧師，英國的商人。他們在一個桌子上吃飯，一同跳舞，一同上岸，在碼頭上分手了，一毫也沒有惜別之感。出於這位英國朋友意料之外的，他開始接到肯薩斯工廠老闆的信了，告訴他這個偶然湊合的團體裏每一個人的情況。他和這些朋友顯然老是保持着通信——這些在海上一同享過毫無可紀念的三個星期的朋友們。」

「你的家鄉在那裏？」並不是要發現對方和自己是否屬於同一的鄉土團體，而是要找出兩個人的人生旅程上是否有些相同之處。這一點就够作人情的基礎了。美國人要提拔的是「同路人」。「一位當擋住來向她上司討差使的祕書，一旦知道來者是從那極小的德可他大學要出身的，就不再擋駕了，因爲他上司就是這大學畢業的。」

美國人主要的社會關聯不是血統，而是那些名目繁多的「社」。這種兄弟會之類的組織在中國留美的學生中也極盛行，而且也成了中國政治中的重要勢力。這一套是「美國式」的，是一個永遠在攀登，在流動的社會中的產物。

攀登在美國是特有的性格，上升，上升，不肯停留在一個地方或是一個地位上。這個性格反映着美國的歷史。這是一部移民的歷史。一個初到美國的新客不但在社會和經濟上都處在極低的地位，在心理上也充分的被「自卑意識」所支配。現在的美國人大多是這些第一代或第二代的新客的子女。這些父母所希望於他們子女的是離開他們，他們自己是表示着沒有成功的例子。他們希望子女成功，要他們的子女在美國社會裏占一個可觀的地位，他們的子女就不能像他們一般說話帶着土音，不能承繼他們所有較低的職業。他們自己不過是把子女送入美國社會的一個墊脚石。子母決不應該當像父母一般。應該變一些，上升一步。

初入美國的移民們所記得的祖國是一個他們想求解放，想拋棄的過去。他們的父母在他們心理上是強項的，可怕的，不可親的，甚至是可恨的。可是他們自己子女對他們却不同了。他們並不是個可恨的壓迫者，而是個可憐的失敗者。他們是在美國社會門外徘徊的賤民。

第二代的美國人的心理是矛盾的。他不敢正視着門外的父母，他深怕自己結果像他父母一般被他們所渴望而進不去的美國社會所拒絕。凡是他父母所特有的都是他們失敗的原因，他自己得很留心的避免。於是發生了美國孤立主義的心理基礎。避免、疏遠、藐視一切使他們父母失敗的因素——也就是從歐洲祖國所帶來的一切，甚至是祖國的名字。

祖先崇拜絕不會在這種社會裏發生了。但是爲什麼他們這樣的念念不忘於華盛頓、林肯、詹福生呢？有些心理分析家說，美國人想用這些「國父」來補償他們沒有個可以敬崇的父親的缺憾。可是我們應當知道華盛頓並不是一般崇拜他的人的祖宗。他並不是一個屬於自己的「過去」，更不是屬於自己的光榮。華盛頓是代表着一個他們想加入而 （下接十九頁）

慘酷的教練
一批老班底

治人者

觀察通信版

新官上任第一週

浦熙修

物價向新官賀喜

（本刊南京通信）這是新官上任的第一週。新貴們乘着新的紫紅色的汽車馳騁街頭，彷彿把南京裝點得煥然一新了。改組後的政府把國家的政治眞造成了一個新的局面嗎？這只有新貴們自己知道。

事亦着實很巧，就在這新官上任的當兒，泰安失守，娘子關失守，這些軍事上使人不痛快的消息接二連三的來了。更有甚於軍事的，對於後方人民生活有切膚之痛的物價，亦就乘機高升，越級上漲。過去是金鈔漲得嚇人，但那終久還是老百姓看不見的東西。現在最要命的是米價越級上升，改組前十萬元一石的，今天已經將近三十萬。老百姓清晨起來排着隊等一上午買市府配售的平價糙米也要合十萬五千元一石，並且每人只許買五升。米店裏已經沒有了米，上好白米要到黑市去尋問。米價如此，而一般的物價卻競相上漲，彷彿都要與新貴們湊個熱鬧。

美國反應十分冷淡

假如說新政府的改組至少符合了美國人的願望，則我們可以先看看國際輿論的反映。美國方面右派的報紙，除了說到孫副主席、張院長是自由份子外，並沒有看見其他熱烈捧場的談詞。司徒雷登大使也僅僅說了一句官樣文章的話，「經過這樣長久，才改組完成，是值得欣慰的」。有人再追問：「你認為滿意否？」他不願加任何字眼了。外交官的詞令固然要小心謹愼，然而這畢竟表示國際上對中國這個新局面相當冷淡。

民社黨熱中帶冷

新政府一般反響既如此冷淡，新官們也就無精打彩了。民社黨好像有點對新局面開玩笑。四個國府委員有一個到今天不願就職，有一個到今天還沒有提出人來。徐傅霖曾由蔣主席約來南京當面加以勸請。他認為府委的空頭名義沒有意思，他願意幹些實際的工作。蔣主席表示，國府委員是決策的最高機關，怎能說是空頭？國民黨除了說出的五部外，其他的部會慢慢地都可以讓出來的。一定要請他就了再說。但對於實際工作深感興趣的徐老先生，終不肯輕易上鈎。伍憲子雖然自港飛滬，但他一再聲明是為調解黨爭而來，且堅決表示不就府委。就拿蔣勻田來說，一步登天，總算得意洋洋，而第一次政務會議也沒有出席，他挑着這個日期衣錦榮歸去蚌埠掃墓，亦表示熱中帶冷。

青年黨逡巡不前

青年黨的參加政府，本來可以說是勇氣十足。但在這樣困難的局面之下，心情也不免有些不愉暢。曾琦在病榻上爬起來到第一次國務會議，總算大賣力氣，然而「朝堂初入淚交流」的詩句，絕對不是吉祥語，並且警告當局提防「周室東遷」，亦就看出此老對時局是怎樣的兢兢業業了。李璜對經濟部長到今天還是堅決不就，而左舜生對農林部長也表示與李璜同進退。青年黨這個逡巡不前的態度在青年黨或有內部的苦衷，然而亦的確使社會對新局面增加了冷淡。

賢達多人尚未報到

幾個社會賢達，鮑爾漢、陳光甫尚沒有來就府委之職，政務委員繆云台在政院第一次會議時不知去向，有人說已回到了昆明。只有王雲五歡歡喜喜地登高一步，有會必到。他在就府委步出國府的時候，告訴記者，又要學習一樣新東西了。在就經濟部長之初，他認為是搶救堵口工作。如今經濟上的裂口愈來愈大，此老明知堵不住了，棄而他去，還或者是他私心自慰的地方。他內心亦未必眞熱鬧。

國民黨中憤憤不平

國民黨方面，對新局面有些憤憤不平之士。許多老成人物，認為革命二十餘年，都是為人作嫁，民青兩黨不費吹毛之力就當了府委。在國大期內就發出了這種嘆息，今天看了異黨人士一步登天，當然更有牢騷。孫副主席趁這個時機去遊無錫，雷震委員也趁到上海勸架之便去遊杭州。新官上任本該興高彩烈，實際彷彿都不是這樣一回事。

張岳軍自認跳火坑

張羣院長自認為是跳火坑，在火坑裏卻不得不強打起精神來。開國務會議，開政務會議，舉行記者招待會，舉行外賓招待會，場場都到，忙個不休。倒眞表現了要跳火坑就跳火坑的精神。外賓去賀新內閣的時候，蘇大使因病未到，曾引起外間不少的誤會。幸而第二天張院長鷄尾酒會招待外賓的時候，蘇大使決心早到。這在張院長的內心，或者亦鬆了一個扣子。

張院長的作風，要據記者們的感覺，比宋院長好得多。新聞記者可以團團把他包圍起來，雖然使院長滿頭是汗，他一點不表示高傲難耐的態度。並且中國行政院長招待中國記者時說中國話，又不像宋院長的滿口英文。他對記者的談話，着重在提高行政效率，他主張「親手接電話」，

主張曾客時免去倒茶拿烟，這些當然是革新運動。至於談到美金五億元，他一再說明，他不重視此項借款，他認爲中國地大物博，應自力更生。話當然是對的。但在內戰不停之下，如何平衡預算，如何增加生產，他却沒有說出一個具體方案來。因此記者們對新院長的新政策總有不得要領之感！

五億元借款的內情

這裏我們再要談談五億元借款事。『不着重外債』，話雖這般說，但這筆款是不能不借的。按照杜魯門政策，對於希土借款的例子，美國是沒有理由不借款給中國的；那麼又何必要等到改組呢？所以中國是並不等於希土的。據熟悉內幕的人說：這裏面關係着一個過去的高思大使。美國國務院授權進出口銀行，可以有十億元以下的隨時貸款，在宋子文時代動用過三千萬到五千萬美金，用以購買交通器材及機器等。高思是進出口銀行遠東部份的負責人，他對於中國的情形非常熟悉。等到馬歇爾回到美國，他就告訴了馬歇爾應該停止中國部份的付款。新政府成立後，有派陳光甫去美接洽貸款的意思，現在又有改爲棉麥商業借款二億五千美金的音訊，這都是政府放出來的消息，看看美國人的反響如何？但這筆借款，到六月底就要截止，到期提不出正當計劃，就要失效。聽說現在正由外長王世杰，及駐美大使顧維鈞商談中。這是一個內幕。借不到錢，所謂平衡、整理幣制、將無從談起，所謂不借外債，只是新院長故作鎮定的腔調！

官話與實話

今天的政府是行政院負責制，這就是所謂的責任內閣。因此行政院長出席立法院，當然成了一件大事。這是內閣總理出席國會。張院長帶了文武官員全班人馬第一次出席立法院，引起社會各方的注意是理所當然。那天清晨首都的記者們都起個大早趕到立法院去看看內閣總理出席國會的一幕。可惜第一幕戲排演未熟，表現了內閣中步調不一致，未免是個遺憾。

內閣政策是和平統一，還是統一和平？張院長的原意是吞吞吐吐說不出來，他說用兵來達到政治方面解決的目的。如中共願意和平，交通全部恢復，自可平和。軍事只用到中共願意商談爲止。立委認爲應該先和平再統一，如和平不能爭取，經濟上亦無辦法。張院長只好說，和平統一是一件事，就等於民主法治是一件事一樣不可分開。不料國防部白崇禧部長乾脆說出，和平已經失望，必須用武力達到統一。這等於說，張院長是要以和平求統一，而白部長捧出最高統帥的命令要以統一達到和平。內閣總理的大政方針，閣員竟可以發表相反的論調，這當然是一班人意想不到的事。平心而論，張院長說的是『官話』，而白部長說的却是老實話。這老實話却引起了許多立法委員的責難，這或者是院長始料所不及。

新內閣與財政經濟問題

關於物價問題，張院長提出了組織全國經濟委員會來處理，認爲經財兩部不足以担任目前的重任，要各方面集中力量來挽救。經委會的主委是院長自兼，副主委聽說是陳立夫氏。這或者是CC與政學系合作來挽救危局的表示。陳氏在公開場合，不願談別的事，對於經濟問題却仍是非常有興趣。他認爲發放農工低利貸款，可以使游資不走商業的道路，說的頭頭是道。

支持張內閣財政的張嘉璈氏，其金融力量的基礎在南三行的江浙財閥李馥蓀，陳光甫，錢新之，徐寄廎等，這班人在戰前的勢力是相當雄厚的，在抗戰時已經不是從前。目前雖然捲土重來，究竟力量尙未恢復。究竟有多少力量來和豪門資本鬥法，尙在不可知之例。假若改組在三個月之前，經濟急緊措施方案剛剛實施，强心針打上去，也許可以借此壯點聲威。但因改組遲遲，强心針已經失效，誰能夠相信平抑物價還有什麼好辦法！雖然新內閣召集了兩天物價會議，決議的三項辦法，也僅是對棉紗，糧食，公用事業貼補的辦法。糧食除購買外糧進口外，對軍糧說是另擬辦法。

三中全會時，蔣主席報告敵僞物資的出售有三萬五千億元，美剩餘物資的出售有一萬五千億至兩萬億元的收入，說經濟情況已經好轉，但誰能相信這些數字能夠抵得住每月浩繁的軍費的支出。據說當孔祥熙下台時，外匯基金的確還剩八億美金，假如那時改革幣制或者還有些辦法。但宋子文上台把僅有的外匯都花光了。中紡公司的棉花，就是用這種外匯向外買來的。這時已經到了眞正山窮水盡的時候，平衡預算，整理幣制的文章，眞不知從何做起！

這是新官上任的第一週。中國的老百姓都在期待着有一個新局面。我已報告了我在新官上任後第一週中所有的印像，好戲或者還在後面，大家忍耐着再看。

啓事

一、美國Maurice William所著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一書，民智書局於一九二六年曾有中文譯本。本社茲受委託，徵求此書之中譯本，讀者中如有割愛者，請示所需價值，以便函洽。

二、本期所刊人文書報社廣告，係外來廣告，與本社並無關係。讀者如向該社購訂書刊，請逕函該社，勿由本社轉交，以免延誤。

三、定戶惠款，若由銀行匯寄，請於附言欄內詳塡匯款人姓名、地址、起期、寄法；若由郵局匯寄，請註明由上海九江路儲匯局兌付。

四、凡定戶續訂、查詢、及更改地址，務望註明定單號碼，以便從速照辦。（每戶寄刊封套油印封簽上均有定單號碼可查）。

五、一切有關事務方面接洽函件，請勿寄交私人轉遞，以免貽誤。

觀察週刊社啓

塘沽新港中國記者受辱詳記

我們爲什麼要在自己的國土上受人侮辱
是可忍孰不可忍・有脊骨者當同聲一哭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北平通信）遊新港的平津外勤記者團在四月廿日發表了一個聯合聲明：

「平津外勤記者聯誼會聯合參觀團，廿日正午零時四十分抵塘沽新港參觀碼頭建設時，遭遇美軍二哨兵一極不禮貌之行爲。當地記者團由新港工程局朱登皋副隊長說明身份後，美軍卽舉槍強迫記者團返車，並加下流之謾罵。時碼頭畔有運鹽日輪東京第十太陽號，其上日人爲之大笑不已。平津記者團對於美軍此舉謹表示最大之遺憾，茲願鄭重聲明：中國記者在中國領土之行動，不容受外力之干涉。……」

這本是一片荒涼的鹽灘，在日本人盤據華北時候，爲了建立一個對日運輸的吞吐港。便選擇了目前叫作「塘沽新港」的地方，以六年時光，十餘億日元，四五千技師，在沙灘上創造碼頭倉庫及堤防，爲了一萬噸以上的輪船能夠在北中國海岸不凍港內起卸。沒有完成之前，日本人投降了，二十六萬日本人從他們自建的碼頭上被美軍遣送回國，一年以後，便有日輪在美軍監護下到中國來「以物易物」，到了新港，又利用了自己建的碼頭，裝載上長蘆鹽歸國，恢復自己的化學工業，重建三酸，再生軍火之源，奠定未來再侵略的基礎。

慘勝一年，日本人反而笑起來，他們是冷笑，是熱笑？盟國已站在他們一邊，舉起協同作戰之槍，向他舊日的盟友示威了。中國的記者不能不立刻便意識到，當沒有脊椎骨的中國好戰者越發以屠殺自己的人民自豪而感到揚眉吐氣的時候，便是中國的國家體面被剝奪到只剩了幾根骨頭，仍然要被抽筋剝髓的日子來了。一位女同業非常單純地，但實在是滑稽地問道：

「美國兵，你們還在中國土地上作什麼？」

美國的對華政策是在製造並擴大內戰，美國要使中國人民爲了他的帝國主義擴張至少再犧牲一百萬人。是的，他們是新港的佔領者，他們是華北的對日受降代理人，他們是想把北平的「東交民巷」擴大到整個華北的「友好區域」，他們却也不應該不知道，事實上，美國已成爲日本的代理人，這就難怪新港第二碼頭上的兩位美牌哨兵有不擒行爲了。

四月二十日，新河事件後第十五天，吉倫將軍回國後第十二天，是一個乾燥多風的天氣。平津記者們乘新港公開汽車，由方自美返國的工程局塘沽工程隊朱登皋副隊長，陪同到了第二碼頭，大家看到滔滔黃水上，有一艘五千噸的日輪第十太陽丸正在那裏候鹽，一些日本水手正在甲板上悠然眺望，大家正有些愕然，此身似感到有在日本勢力圈的氣氛，港務員華仲敏先生便對大家解釋：

「這已然不新鮮了，去年就來了細島丸，好在他們不與中國發生關係，一切都由美國人供應的。」

就在這時候，美國哨兵手舉衝鋒式手提「淘米干」不知道從什麼地方過來了。他們似在爲了保護自己的日本兒女們衝出來了。朱副隊長立刻上前以流利的英語向他們說明這羣人的來意，美國哨兵說，不許前進。記者團的負責人曹世瑛及李炳泉聽到這個消息以後，立刻就大聲告訴全體：停止前進。全體奉命自循原路折返，不再前進，但美兵却在後面尾追，同時兩個人都把子彈推進了槍膛，用英語喊：

「誰要照像就開始射擊！」

記者團負責人以團員攝照像機者有五六人，且在新港向無禁拍照例，乃回頭向該哨兵以英語問道：

「你得到過這樣的命令嗎？」

「當然！」一哨兵答道，「我已得到特別命令。」

記者團天津負責人曹世瑛是一位在中央軍校受過訓練的畢業生，熟悉一切軍規。他爲了避免發生意外，便立刻宣布不可攝影，趕快登車。說話之間，就走到了日輪東京第十太陽號之旁，那哨兵仍不放鬆，像驅解俘虜們一樣，要求記者團快走。

這時，日輪上一聲呼哨，像是街頭上爆發了什麼大事件似的，若干窗口都有一顆濃眉塌鼻的毛頭探出來，那些日本人發出了黯夜梟鳥似的笑聲……

這一批俘虜，約七十名以上，有四名女性，被押解在中國苦力用血汗與屍骨堆集成的長堤上。當被驅逐到距離哨兵圈位約百碼以外，有一位同業再也忍耐不下去了，回頭問道：

「你們的警戒線到底在什麼地方？」

「××××！」

有一個大個子的哨兵輕蔑地不正面回答，却以最下流的，在婦女面前無法翻譯的話，辱罵了全部記者。

「××××！」

另一個持槍的哨兵，也高喊着一般英文字與不載的字句，非常得意地搖着頭。海潮風捲起了含鹽的浮沙敲打着記者團的臉，使他們睜不開眼睛，耳邊上響着又一陣尖銳的聲音，分不出是嘯聲還是笑聲。

記者團沒有任何反抗，這理由是不必說明的，連頭都不忍回地再上了汽車。兩個美籍哨兵連幾秒時間都等得不耐煩，他用槍和手推揉着走在後面的領隊和引導參觀的朱副隊長。我偷睛看看那三位的面色，黃裏泛白，從白裏又透青，這青色是一種殺氣，却硬着頭皮按下去。

「澎澎澎！」

當大汽車已開動時，那兩位哨兵仍在十分「友誼」地用槍托在敲打着車箱，一直到車子離開很遠，他們還在舉槍作預備放的姿勢。中國記者在中國的土地上已然受到了干涉，有個白癡却曾經用白皮書來歌頌功德，說美國人不會干涉中國內政的話，但事實勝於雄辯，記者團的抗議書有一句話呼之欲出，那就是：

「你們與中國政府爲友，且莫與全體中國人民爲敵。：：」

四月五日是月圓的前一天，那麼皎潔的月光下，在海岸上的新河車站畔竟發生了被襲擊的事件，除了準備送給政府軍隊的軍火被燃燒和一部被搬走之外，還有五名美海軍陸戰隊的哨兵身死鹽灘。這個責任，美軍不好怪別人，只有自己背負起來。四月八日，一羣中國記者興緻勃勃地去車站歡送美方執行部代表吉倫將軍返美，而竟被美國哨兵阻止入場，這樣才使市長感到難堪，並且引起了記者聯誼會的抗議，連何華德將軍也不能不鄭重致歉了。二十日是下弦月了，連尾聲都不讓他安靜地過去，於是又出了這樣的一幕。在自由中國爲人民幸福流血又流汗的記者羣，由於自己國內有羞得抬不起頭來的內戰，他們不準備再抗議了。如果有抗議，那決不是對那些可憐的（可憐的，而且是行屍走肉似的）哨兵，而是要抗議到美國的對華政策，和中國政府的對美政策了。

塘沽新港我們看來是華北的咽喉，也是日本人計畫中華北八條鐵道貨運的肛門（只就輸出一點而言）。據譚眞總工程師說：「由於港口太小，海口太淺，每年不能進口的大船約有四百餘艘。以駁船駁，每船平均停留在四天以上，其延期平均損失，以三十五年底之物價指數計算，每艘每天約一千萬元，一年損失達一百五十億元。今年起，我們的三年計畫若是能完成了，即三千噸以下的船可自由來往天津，第一碼頭可停三千噸級輪船五至七艘，每年卸裝量一百萬噸，第二碼頭有四個起重機，每年亦可裝卸煤炭一百萬噸。萬噸級洋船可同時停泊四艘，三千噸至萬噸船可進塢修理。那麼每年的盈餘，最少爲二百億元，再加損失估計，共爲三百五十億元。除了這些直接利益外，間接則有開灤、門頭溝、大同、井陘的煤，長蘆塘沽的鹽，以及鐵棉等受交通便利而得提高了生產量，使華北國民經濟爲之改觀。」這是一個夢嗎？不是的，我們有力量可以把日人用以哺乳的奶汁轉來供自己的需要。

這一次記者團不僅自己受了侮辱，同時還感到新港的建設同時受了暗礁。內戰與建設本是不能兩全的事，新港的三年計畫需費不過三千億，比之全部戰費，休戰一日，便綽綽有餘。而第一年，除美金外，國幣不過只有五百億（合戰前四百萬元），不料物價一跳，購買力立刻減少了一半，而且爲了「經濟緊急方案」的實施，生產機關也不准向四聯透支，於是三千小工的經常工作都不能不凍結了，我們的大新港的建設，不僅不能與日本人的計畫比美，一縮再縮，縮到了不能再小的時候，仍然是一個空殼。

不過一年半，新港的機構已然改組了四五次之多，最後一次才成爲目前的局面，由港務專家邢契莘任局長。邢局長是福州船政局的工程司，歷任青島、葫蘆島、東北航務局、大連港政委會的工作，抗戰時是中央飛機製造廠監理官。到戰後，他仍然是飛來飛去，爲了天天是年三十夜，刻刻爲找錢而奔波。我們到新港去，這次仍然沒有看到他，因爲他又爲了追加預算而趕到南京去了。今年的五百億，即便能夠拿到，却已打個對折。

新港的工程恰好比作我們所乘的火車，原定四十分鐘的時間却走了三個小時。這就是今日整個建設的速度，這也是中國在內戰中尋覓現代化的速度。我們落伍了，應當受侮辱，這侮辱却給天天向空氣中捕捉事實的人們以啓發，「爲什麼我們要受這侮辱，我們受了這侮辱應當向誰來算這筆賬？」中國內戰下去，還有更大的侮辱在後面，好戰者的罪惡及重債，每個人都負担了一份，而且無法逃掉。（四月底寄）

（上接第十四頁）尚沒有完全被接受的「美國社會」，一個前程的地址。華盛頓是成功者的祖宗。別人的祖宗成了自己子孫的憧影。這是美國保守心理的結晶。「美國」在大多數的美國人是一個理想，一個目的，不是一個現實。「美國」在那裏呢？在旅程的盡頭。旅程的盡頭是怎麼樣的呢？他們指着華府的三個紀念堂，華盛頓、傑弗生、林肯。

每個美國人都想超過他們自己的父母，更接近「美國」一步，他們要購買一輛比父母所有的更新型的汽車，他們要穿着更時髦的衣服。他們不能恭維一個父母所賞識的明星。和父母一般，就表示了一樣的沒有出息。做父母的要子女們向前走，不是普通的所謂「前進」，而是更近於「華盛頓、傑弗生、林肯」這些英國的象徵。象徵着個人的成功；成功是指他們離開他們的祖國，成功是指和他們父母不一樣。成功是指「上升，上升，上升。」

美國是怎樣的？或是怎樣才是美國？這問題並不能正面的答覆，祇能反面的答覆，反面的答覆就是「不像父母」。於是他們不能停，一代一代的推着，向着空洞的目標走。人生成了一個旅程，拋棄了父母，本鄉，走呀走。他們在尋找美國，一個還不是他們的，更正確一點，自己還沒有資格被接受的愛人。你不能指摘這愛人，若是這個還沒有入門的天堂是不完全的話，走呀走，不是完成沒有了意義了麼？爲了要使自己的努力有成就的希望，要使他們的父母的犧牲有價值，他們必須把「美國」推得很遠近於理想。那一個美國人能告訴你「美國是這樣的」？

他們要求的安慰是這一代比上一代更近了這理想一步。他們既然說不出理想的內容是什麼，於是祇有在他們生活的周圍看到不住的按年按月的變化。一九四七的汽車不同於一九四六，正如時裝的袖子今年又比去年短了或長了一寸。

週末閒欄

灰塵吸入症

蔡壬侯譯述

說起來也不是頂新的事情了，似乎人人都厭惡灰塵，人人都知道灰塵是最髒的。不過大家所注意的灰塵，是通常在掃地時，或被大風所刮起的地面上的塵埃而已。這種灰塵固然每每含有病菌之類，危害人體，但是它的力量事實上并不如理想之可怕，因爲第一我們并不時時掃地，第二被大風刮起的灰塵，片刻便已飛散，第三這種灰塵的顆粒很大，卽使進入我們的鼻孔，也大半降落在我們的鼻腔或喉管中，不會竄進肺臟裏面去的。

眞正威脅人類的灰塵，是那令人難以捉摸的開煤礦時所飛出來的灰塵。煤礦工人，多半在四五十歲便忽然患着嚴重的肺炎死亡了。把他們的屍體打開來看，每一個的肺部都是漆黑的，大家便以爲是中了煤毒死的；但後來有人偶然解剖那些住在火車站附近的人的屍體，他們往往活到七八十歲，像通常的人一樣因爲患了某種疾病而死，但決不是肺的毛病。這些住在火車站附近的人的屍體，其肺部因爲每日呼吸火車噴出來的煤氣，也呈現着漆黑的顏色；但是他們既能活到七八十歲，而且并不因肺病而死，可見人經常地吸進「煤」的灰塵，斷不會叫人中毒。

這樣，醫學者，生理化學家以及病理學者們，對這問題發生了興趣，終於找出了那開煤礦的工人的「黑」肺與通常住在火車站附近人的黑肺的不同的地方。原來致人於病的，果然不是煤毒，而是煤礦裏雜有「矽」（Silica）的成分，當工人在工作的時候，這些分子飛出來隨着人的呼吸跑到肺裏去；它們一方面腐蝕着肺，使得肺的換氣工作發生障礙而引起短促的呼吸，咳嗽，以及有時感到衰竭等症象，同時因爲肺部的受傷而極易引起肺癆菌的侵襲形成簡直極難治療的一種肺癆病的緣故。

醫學上有一個專門名詞，來稱謂那有害的灰塵造成肺病的現象曰：「灰塵吸入症，（Pneumoconiosis）。」吸進矽的分子而造成的肺病稱做「矽灰塵吸入症（Silicosis）」。「矽灰塵吸入症」不過是「灰塵吸入症」中的一種。在美國有一百萬人以上曝露在種種有害的灰塵裏，在中國因爲工業還落後，也許受灰塵之害的并不多。美國現在認爲「灰塵吸入症」是阻礙工業的一個主要的礁石。

方才說的「矽灰塵吸入症」雖不過是灰塵吸入症」中的一種，但其嚴重性却最大。我們萬勿以爲「矽灰塵吸入症」祗發生在煤鑛裏，事實上凡是從事礦物研磨，岩石開採，打石頭，通煙囱，火磚工業，鑄造工業，以及造瓦造磨蝕性皂粉等工作的人，都有得這病的可能。

工業發達的美國，當然對此最發愁。如伊達呼（Idaho）的礦區，肯塔開（Kantucky）的火磚工業，賓雪凡尼亞州的無煙煤的開採，和浮蒙脫（Vermont）的花崗岩的工業，「矽灰塵吸入症」，在這些地方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其實那煤礦裏矽的成分，和海邊沙灘上沙泥的性質完全是相同的。化學家寫起來都以SiO_2來表示。但是那常年駐紮在沿海的那些海岸警備隊（Coast guard）和終年漂泊在濱海的所謂海濱游民（Beach comber），他們終日呼吸着海風夾着飛沙的空氣，而體格精神都非常健康，尤其那肺部更是一點毛病也沒有，這究竟是含着什麼神祕的道理呢。

那煤礦中的二氧化矽(SiO_2)的灰塵和海濱的二氧化矽有什麼不同呢？說起來却簡單得很，前者矽的粿粒極微細，後者粿粒粗大；其次在礦穴或打石場的環境裏，空氣不流通，矽的粿粒容易積聚在空氣裏被人吸進去，而在海濱，則空氣流暢，那些粿粒時時被海風吹散到遼闊的海裏去，空氣裏很少積聚，便不會傷人了。

通常那雜在空氣裏的微粒，它的直徑如果大於百萬分之四英寸，對人體便毫無危險，因爲它們將降落在鼻孔及喉管中，而被咳吐出來。祗有那極小的微粒，大約在三百萬分之四英寸直徑以下的粒子，才能隨着空氣經過我們呼吸器的天然的壁壘如喉鼻等而竄進肺部去。還有一個實驗報告，告訴我們假使每一立方英尺的空氣中，所含矽的微粒（Particles）在五百萬粿以下，對人也就沒有多大作用，所以空氣流通，在近代的工業環境裏，被看做最重要的設施。

關於「矽灰塵吸入症」的治療方法，直到最近才被發現。從前患了「矽灰塵吸入症」以後，立刻就併發「肺癆病」，這種肺癆病比普通的更難治癒；所以一得了這種病，在當時就無異是宣佈了死刑。一九三七年，加拿大有一羣醫生們在研究動物們患「矽灰塵吸入症」的治療法時，忽然發現用一點極微細的鋁粉（Finely Powdered Aluminum）讓患這病的動物吸進肺裏去，便可以抵抗那疾病的侵襲。差不多在同時，美國賈突納博士(Dr. Leroy U. Gardner)和他的同事們也發現以氫氧化鋁的粉末，可以使動物們抵抗「矽灰塵吸入症」的方法。

經過多次改進以後，這唯一的「對症藥」，就應用到人體上來。最近有漢農博士（Dr. J. W. G. Hannon）的根據治癒人數的統計數字，告訴我們說，有一百四十三個患「矽灰塵吸入症」的工人，經過「鋁粉」的治療後，有一百三十五個見了效；還有一百零四個工人，他們自己不覺得有病，經過X光的檢驗後，發現已患「矽灰塵吸入症」，便立刻加以鋁粉的治療，其中九十三人已在痊癒中。那症狀顯著，已經不能工作的患者，如經鋁粉治療，便見咳嗽減輕，呼吸漸趨和平，同時胸口疼也大爲減輕。總之，鋁粉之治「矽灰塵吸入症」，確具功效，差不多有百分之九十的把握，這也可算人類的一個福音。

但是何以鋁粉有如此的功效，學者們還不能完全明白。大概說來，鋁粉進入肺部以後，它們就包被在「矽粉」沉積的表面，造成一層極精微的「鋁膜」，而阻止矽粉對肺臟的刺激。更簡單的說，是無害的鋁

粉，在肺臟組織與有害的矽粉之間，建起了一道壁壘。

話雖如此，我們萬勿就以為有了鋁粉，可以有恃而無恐，把工廠，礦穴以及一切需要精細地控制灰塵的地方，而大大地馬虎下來。要知道我們如果能事先預防，比方使空氣流通，灰塵減少，或戴單面具等，總要比事後來醫治方便得多。

除掉「矽灰塵吸入症」以外，其他因吸入某種灰塵而能引起呼吸器疾病的，還有「石棉灰塵吸入症（Asbestosis）」以及幾種為害不大的棉灰塵吸入症如「鐵灰塵症吸入症（Siderosis）」，「棉灰塵吸入症（Cotton mill fever）」，「甘蔗渣灰塵吸入症（Bagassosis）」等等。

石棉灰塵吸入症，也是很可怕的。石棉本是製造絕緣體（insullating material）的原料。它本身含有複雜的矽酸鹽類（Silicate），如矽酸鐵，矽酸鎂和矽酸鈣等等。在顯微鏡下檢視那患者的肺臟，那石棉的細點子，很容易看出來。石棉的細點在肺臟裏是破壞空氣進出的要道，如毛細氣管等，使得這些氣管道皺縮而碎裂，結果使患者呼吸困難，直至死亡。

患矽灰塵吸入症和患石棉灰塵吸入症，最不好的地方，就是那症狀越過越壞，即使患者停止工作，離開那得病的地方，也不能稍見減輕。不過也有例外的工人，他們在礦區裏工作了一生，也不見發生什麼不好的毛病。這是自古以來為醫學者視為最神祕的，就是有一種人往往特別富於抵抗疾病的能力。這或許是遺傳學上面的問題，但在今日，我們尚不能希望人人有這樣先天免疫的身體。

戰時，電焊工業因為需要的迫切而極形發達，有些工人在工作時，忽然感到鼻部和喉部的不舒服，他們以為被火焰所害，成了肺病，但經X光檢驗的結果，他們的肺部一點沒有異樣。這是因為焊接時的火焰（Welding fume）局部地刺激了他們的鼻和喉，只要休息一個時候，便可復原的。

有的電焊工業，在不大通氣的房中舉行，在這裏工作的工人，他們的肺部如用X光攝影，可以看見好像有人在他們的肺部撒了一把鐵沙似地。這是那種細微的鐵粒，被吸入了的緣故。這現象就叫做「鐵灰塵吸入症」，但是對肺的生理作用，卻毫無影響；就像那住在火車站附近吸進「煤灰」的人一樣，決不會中毒；因為鐵粒與煤粒一樣，均不會刺激肺的生理。山得博士（Dr. O. A. Sander）曾經化了數年時間，年年檢查那患有鐵灰塵吸入症的同一批工人，結果是前後一樣，毫無不良的變化發生。

「棉花灰吸入症」，是流行在彈棉花房裏的一種奇怪的病。工人們常因為受了「棉花灰塵」的刺激他們的肺部而發生猛烈的咳嗽，這咳嗽一直繼續到星期天，外國工人有星期天休息的規則，他們在家裏休息了一天，病就霍然而癒了。等到星期一上工時，咳嗽又漸漸開始起來，因此這病有一個別名，叫做「星期一早晨的熱病」（Monday-morning fever）。而治療這個病的辦法，也唯有休息。不過改善那彈棉花房的環境，這病是很容易預防的。

把甘蔗的汁壓榨淨盡以後，那殘餘的甘蔗渣（Bagasse）在科學進步的國家，還可以用來做絕緣的傳音板的材料。那些一綑一綑的甘蔗渣子，當工人們到田裏去解開來的時候，他們便會得着希奇的疾病：「甘蔗渣灰塵吸入症」（Bagassosis）。這病在一九四一年才發現於有關醫學的文獻上，被人注意起來。病的確實狀況，到現在還不十分清楚。開頭，有些醫學家們以為是某種病菌附在甘蔗渣的灰塵上，所以病的原因不是那灰塵，而是那種細菌，後來又有一些別的學者們以為那疾病是肺部的一種變態反應（Allergy）。

但是最近美國新奧連州（New Oleans）的兩位大夫，則證明那病症，確是因為患者在打開那些甘蔗渣的綑包時，吸入了那黴細的條狀的甘蔗渣灰塵的緣故。因為按照他們的研究，那黴細的條狀的甘蔗渣灰塵，很容易刺激人們的肺臟的。

「灰塵吸入症」的研究，在現代醫學上也不是頂新的東西；但是因為工業的發展，這個病就變得時髦了。那些為工人謀福利的醫生和學者們，正在每日埋頭研究，他們希望能在最近的將來，使防治灰塵吸入症的方法特有把握，這樣便可使得工人們都能康健地在各種危險的工業區裏安心工作了。

四月廿六日

註：灰塵吸入症原文為 Pneumoconiosis，日本譯為「灰塵吸入症」，中華醫學會醫學詞典譯為「灰塵沉着肺」，意義比較清楚，但我總覺得這不像一個病的名詞，而是一句話，所以暫從日譯。

補白

飛渡太平洋宿中途島

四言一首　任叔永（鴻雋）

紅霞在天，白雲在地。下有碧海，與天無際。有島孤飛，是為我機。我機何指，落日同西。斜日既沒，我機亦止。島曰中途，東西等距。我東曰歸，我心西悲。骨肉暌離，不得相依。此島雖小，得名則久。美艦東來，於此殲寇。昔日戰場，今為坦途。無數怪鳥，伏卵庭隅。既飽晚餐，倦客入夢。中夜喚起，曉星相送。

乘風好　陳衡哲

古館鐘樓，
寒林衰草，
淒涼恰稱人懷抱。
夕陽盡處是天涯，
極目無垠縹緲。

天涯縹緲！
天涯外，
應正有巨鵬振翼，
碧空橫掃。
萬里乘風，
壯懷浩蕩，
且莫譏離愁攪擾！

乘風好！
好早早歸鄉，
早早傳安報！

廿六年正月廿八日夕作，時叔永正開始由太平洋飛回中國也。

四月天·沉醉的大地(一)

伊布拉因·阿爾敏沙林作

雁聲、微傳自遙遠的晴空，
時雨、從山谷似瀑布般奔流，
高原上、雲花釀就的明湖，
在柔麗之雲光下閃耀，
生發、一切彷彿在水蒸氣裏；
無邊的曠野正迷醉於新綠的芳香。

是造物主的意旨，春色由晝夜平分，
太陽、它漸漸地新撫土地，
土地上、人和萬物在金光裏復蘇。
似嬰兒，似晨興慰我們的孺子：
顫動的花蕾向晴陽展舒其嫩蕊，
一朵朵、小鴿子眼睛般：快樂的光輝。

當澤零隨驟雨從高空臨降，
原野的空氣游蕩、如泉水的波紋，
你會呼吸，你將嗣吞吸一切，
看！孩子們在淺艸的絨衣上
沒有憂鬱、盡情地歡耍，
從山峯跳躍到幽谷——這無掛罣的仙鄉。

造物主創造了四月天，爲了
輸給生命以新的力量、劃盡積憂，
四月天、牧畜成雙地浪遊於大地，
氈房子從「克茲陶」（二）移向「賽留」（三），
在道上，女人羣多們惹人注目，
輕碎的譫語永隨着她們的芳蹤。

野馬、野牲跳躍於無人的平野，
快意了，牠們欣慰於野草之重生，
曳着閑適的聲、白鳥和鶴向春湖投影，
當太陽迷人視線的中午，
你會想也許是在夢裏，
蜃樓海市在遙遠的光波裏向你幻變。

人類期待的快樂今天來到，
連幼畜也歡舞於柔輭的光中，
快樂從牛羊的呼聲裏也散蕩到各處，
看！驕慢的駱駝搖搖懶上，
偉大的創造主呀！
你創造了多少奇蹟。

黃昏時，太陽轉入了山頭，
半個天被金粉粧點，多們愛嬌，
對你心愛的人歌吧！讓歌聲
在幸福與甜蜜的春青裏蕩漾，
這也算你對創造主的答謝。
看！柔媚的姑娘從毡房中走出，
晚霞裏，她的頭巾
——遮蓋了她的面頰之嫣紅。

（一）作者係哈薩克詩人與民族主義者，生於一八四一年，卒於一八八九年，幼年在故鄉古斯坦納特地方俄哈小學讀書五年，後即流浪各地，從事反俄活動，所作詩歌，充滿熱情，爲近代哈族之第一大詩人。

（二）「克茲陶」，哈語，有哈族冬日居留地之稱，國語一般譯爲「冬窩子」。

（三）「賽留」，哈語，爲哈族夏日居留地之稱，國語一般譯爲「夏窩子」。

附記　哈薩克民族爲一富於詩歌天才之民族，居我國新疆者僅係一部，其創作頗有可觀，惜以文字關係，無人介紹，今譯一詩，略供內地人士欣賞。

涑之譯

樊籠

李慕白

從莉麗的家到華盛頓大學有相當遠的路程。莉麗打扮得特別的漂亮：一件白緞的晚服，腰間繫着一根紅帶，使她走起路來另具風緻。還有她的頭髮，捲曲且長，和她那雙大而亮的眼睛，那一對和她眼睛一般美的藍寶石的耳環，那長的睫毛和甜的嘴；她顯然是一位貴婦，多情而溫柔。她沉靜地坐在我旁邊，在黃昏的暮色中我把車子一直開往愛麗絲的家。

夕陽透過路旁的樹照在我們的車上，還照在莉麗的臉上。樹外的山坡和那遊散在山野的羊羣，還有那蜿蜒的小溪，牠們都染濡着落日的微紅。我們在慢行的車中欣賞着這黃昏的美景，在無語的凝思中道出了曠冶的心情。

不知不覺中，我們便到了華盛頓大學的門口。莉麗仍坐在汽車裏等候着，我逕自地進去找愛麗絲。

這時夜幕已漸漸地罩了下來。我走進了那雄偉的大門，經過一座花園，那圓形的噴水池和假石山依舊還安坐在花園的中間，路旁的小樹整齊地排列着，幾隻鴿子在枯黃的草地上尋食。那灰色的建築模糊地在夜幕中聳立着，微弱的燈光躲在窗幔裏像在歎息。在園裏經過的人，對於我，都報以生疏的眼光；這已然不是五年前的情景了。我憑着記憶，終於在夜色茫茫中找到了那一座四層的圍在矮樹中的宿舍。一位年紀不很小的小姐正預備登樓，看見了我，她在扶梯旁突然停住，顯然對於我這個陌生的東方人覺得驚奇。

「你是來找人？」她問。

「是的。」我很恭敬的答覆了她的難題，並且還要求她說：「你曉得愛麗絲小姐住在那一號？」

「呵，你是李先生？她昨天跟我說過你今天會來看她的。請你跟我上來；她在三百零七號。」

我於是跟隨着她上了樓。她一直地把我領到愛麗絲的門口，並且很熱忱地替我敲了門。她又自動地幫我推開了門，不等愛麗絲開口就插着嘴說：「他在樓下碰見了我，我就把他領了上來。Alice，你要不要多謝我？」愛麗絲笑了，並且還拖着她的手跟我介紹這一位好人；我才曉得她是女生指導——休士小姐

•於是她得意地笑着走了。

愛麗絲沒有修飾，就同我出來了。我們經過校園的時候，談到了莉麗。我除了簡單地把莉麗的身世告訴她以外，最後我還說：「她是一個靈魂受了創的人。希望你能時常去安慰她；並且成為好友。」

愛麗絲同情地點着頭。同時她還加快了脚步趕向前去，我看得出她急於想出去與莉麗會面。走到校門口，愛麗絲帶跑帶跳的走近了汽車，莉麗馬上給她開了車門，她們兩個坐在前面，我便祇好坐在車後了。

莉麗把汽車開走了。她開得很慢，跟愛麗絲談得十分親熱。

在一家店門口我們停下了。當我們走進去的時候那裏面正奏着音樂，一位半裸的姑娘載舞載歌的向着滿堂的坐客强作笑顏。我們揀了一個圓檯子坐下來，一位侍者很恭敬的走了過來等候着我們點菜。我們各人挑選了所好，把三種不同內容的晚餐告訴給她，於是他又走了。

※

「我眞佩服酒店裏的茶房，他能同時記出五六位客人各不相同的菜名！」莉麗說。

愛麗絲說：「這是一種習慣，就像一個人能夠同時在各種不同的環境中生活一樣。」

「你可以再說得具體一點？」莉麗說。

「我是說一個人能夠在各種不同的環境中生活着那並不是一件難事。」愛麗絲像說道一般的解釋着。「譬如你可以享受快樂，你一樣也能夠經驗痛苦；天下的人沒有絕對的快樂，也不會有絕對的痛苦。善於運用人生的人，便可以把快樂與痛苦溶合起來；換一句話說，便可以把人生的利害得失看得很淡。我一向就抱了這一種觀念，因此我的收穫很多；至少，我沒有那無謂的苦惱。」

莉麗微笑地點着頭，她一口一口不停地喫着酒。她今晚對於酒似乎特別感到興趣。

我們就這麼談着，喝着，吃着。就像愛麗絲說的一樣，我們已「把快樂與痛苦溶合起來」了。在酒與迷和愛與恨的當中，我看得出莉麗內心的痛苦，我也能體驗得出她今晚的感觸。當我們跳舞的時候，我不時的嗅着她的酒味。今晚她的確是醉了，看她那兩塊紅暈的面頰，還有那沉醉的眼睛，我不得不要求讓我先送她回去。在舞曲尙未終了的時候我故意抱着她走近那洋台的門邊，我說：「我先送你回去休息好嗎？」但她却搖着頭拒絕了我，說：「裏面的空氣很悶，我們到外面去談談。」她指着那玻璃門外的陽台。這時愛麗絲也正在和她的朋友跳舞。我於是叫侍者給我們把大衣遞了過來，輕輕地把那門打開，她顛弱地依偎在我的懷裏，我們坐在石欄上。

「Paul，」她凝情地望着我，「這個世界好像一個樊籠；那些逃出世界以外的人才是眞正的人。我們不曉得要到什麼時候才能逃出這樊籠呵？」

「這痛苦的樊籠都是我們自己造成的。；我們除了死，無論如何是逃不出這個樊籠的。不過我相信 Longfellow『沒有烏雲，我們對太陽也就不會欣賞』(If there were no clouds we should not enjoy the sun)的話。你應該瞭解這句話的意思的。」我說着，用雙手扶住她的雙臂。我能夠聽得着她的心跳。

「我却不以為然。」她說：「Longfellow 對痛苦的解釋是純詩意的。你不知道 Neele 說的『心碎時便成無用』(Some hearts are useless untilthey are broken) 和 Shakespeare 說的『痛苦中隱匿着足以使心靈燒成焦灰的神祕』(Sorrow concealed doth burn the heart to cinders) 的話嗎？」

她仰着頭，望着那黯澹的天空，還繼續着唸出了兩句莎士比亞的名句：

What's past help
Should be past grief.

多麼淒涼的夜啊！天上的烏雲浮泛在幾顆稀疏的星光中，像在低泣。月亮躲藏在雲的深處，像在禱告桔。那「足以使心靈燒成焦」的烏雲呀！廳內的燈光，透過窗紗，透過窗櫺而射到這死寂的庭院裏，使那了的樹木在灰色的反光中現出愀喪的枝幹。幾隻夜巡鳥在高高的天空振翅飛過，發出沙沙的哀鳴。六絃琴的振顫在廳內伴着酒香飄出窗外。人的歎息，心的跳躍。哭與笑，愛與恨。淸歌與哀啼，光明與黑暗，這一切的情景，都足以使我們的心靈走入那狹窄的悲境。

「這便是樊籠呵！」我苦惱地叫了出來。

莉麗沒有做聲，但我的手背上忽然覺得有幾滴冰冷的東西，我不禁用手托住她的頭，我面對着她那雙動人的淚眼凝視着。一陣心酸，使我忍不住摟緊着她那灼熱的臉，我們的心都在激烈地跳動。

微弱的燈光照着松樹的影子在陽台下面搖動。我們站了起來，在夜風中又仰望着那烏黑的天，這淒涼的庭院沒有什麼使得我們留戀。我攙扶着莉麗走了進去。這時愛麗絲正坐在桌旁和她的朋友談着，她問我們：

「外面冷嗎？」

「不，」我搶着說：「她剛才有點醉了，我們到外邊去呼吸一些冷空氣。」

「一個人太熱了又需要冷；太冷了又需要熱。人就是不知足的動物。」愛麗絲笑着說。

我們聽了之後都忍不住的笑了。

在酒店裏坐到十一點鐘的時候，莉麗提議愛麗絲由她送回去。我順便搭了她的車子歸到旅館。

一個人躺在床上，想到莉麗今晚所說的話，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也被關在這個人生的大樊籠裏？

（海外戀之八）

提高稿費（第五次調整）

本刊稿費，自五月十六日起，每千字致奉國幣一萬五千元至二萬元，此啓。

一、本刊稿費，三十五年五月（籌備時期）至九月十五日為千字四千元。
二、三十五年九月十六日至十一月底為千字四千至八千元。
三、三十五年十二月一日至三十六年一月底為千字八千至一萬元。
四、三十六年二月一日至三月底為千字一萬至一萬二千元。
五、三十六年四月一日至五月十五日為千字一萬二千至一萬四千元。

人文書報社

社址：上海外灘七A號內三〇三號

代定代辦全國各種圖書雜誌　改定退款　絕對自由

折扣低廉　發貨迅速

綜合：觀察　世界知識　評論報　文摘　時與潮　再生　時代　新文化　讀者文摘　國防新報　中央周刊　民主與統一　世界半月刊　半月新聞　天下　新世界　人物雜誌　求眞雜誌　中蘇文化　智慧　羣言　雄風　世紀評論　自由與世界　時光

學術·文化：理論與現實　東方雜誌　新中華　中學生　中國建設　上海文化　讀書與出版　社會月刊　國文月刊　讀書通訊　活教育　新學生　文化先鋒　學風　教育與文化　市政評論　建設

科學·無線電：科學畫報　電世界　科學時代　化學世界　電友　大衆科學　科學大衆　科學　業餘無線電　無線電世界　勝利無線電　大學無線電

工商·經濟：經濟周報　金融周報　中央銀行月報　財政評論　法令周刊　公信會計月刊　立信月報　纖維工業　國際貿易　現代經濟文摘　中國工業　紡織　銀行周報　銀行通訊　金融市場　紡織工程月刊　水產月刊　西北實業月刊　中華法學雜誌　證券市場　上海工商　商學研究　染化

文藝：文藝復興　文藝春秋　文藝春秋副刊　希望　清明　蘇聯文藝　文藝生活　文藝青年　文月刊　文潮

詩歌·偵探小說：世界文藝　文藝先鋒　時與潮副刊　時與潮文藝　文摘副刊　水準　青春　人世間　時與文　木刻藝術　詩地　新詩歌　新音樂　音樂雜誌　音樂藝術　新偵探　大偵探　偵探　藍皮書　偵探世界

畫報·小品：中藝畫報　藝文畫報　環球畫報　中國生活　聯合畫報　社會畫報　藝海畫報　影藝畫報　春秋畫報　圖畫世界　滑稽世界　卡通　中國攝影　論語　宇宙風　西風　光　西點　幸福世界　茶話　新聞天地　永安　三毛從軍記

青年·婦女：家　家庭良伴　家庭十年　青年知識　青年生活　婦女　現代婦女　今日婦女　青年與婦女　婦女月刊　伉儷月刊　家

少年·兒童讀物：開明少年　中華少年　新學生　少年讀物　小朋友　小學生　兒童世界　兒童知識　兒童周刊　時代兒童　兒童故事　新兒童　兒童良友　福幼報　正中兒童

醫學·健康：蘇聯醫學　西南醫學雜誌　家庭醫學　婦嬰衛生　健與力　健力美　中華健康雜誌

英文：現在英語　密勒氏評論報　時代英文　現代英文　國光英語　英文月刊　名著選釋　當代文獻　華英文札

其他：旅行雜誌　中國空軍　新海軍　改造雜誌　啓示　中國海軍　京滬周刊　政學　世界兵衛

優待觀察週刊讀者

本社為優待觀察週刊讀者起見，如剪附下列優待券，或註明觀察週刊定單號數，須定書籍雜誌，概照定價（八）折計算，如欲郵購，照本社郵購簡章規定辦理，郵費及航空費仍照章辦理，以示優待。

人文書報社
觀察週刊讀者　**優待券**　定購書籍雜誌照定價七五折計算

△批發簡章

（一）本社經售之各種圖書雜誌，歡迎各地同業批售。（二）批發折扣與各原出版處相同，外埠同業批發，概請惠付現款。（三）外埠同業需要本所隨時寄發新書新雜誌，請預先惠存貨款，以便隨到隨寄。（四）寄發郵包所需包紮，郵運等費，均由外埠同業負擔。（五）批奉書刊，均用掛號付郵，一經寄出，概不退換，如遇途中遺失等情，本社負代為查詢責任。

△自由定戶辦法

（一）凡本社目錄所載之各雜誌，均可定閱。（二）每定一種，請預交國幣一萬元正，款可由銀行或郵局匯下。（三）凡預定雜誌，均照定價八折優待。團體機關凡定拾種以上者；七五折優待，每發一期，折算一期，款用完時，當即通知續定。外埠郵費照加，不收包紮費。（四）定戶對所定雜誌，認為不合時，可隨時通知改定其他雜誌，或退款，或購書，均可照辦。

△郵購簡章

（一）本社為便利外埠讀者選購各種圖書雜誌起見，特設郵購部，專為外埠讀者，各機關、團體、學校圖書館等忠誠服務。（二）參加本社郵購戶，即認為「基本讀者」，無論委購任何圖書雜誌，均以八折優待計算，包紮費奉贈。（三）委託代辦報刊，請將擬購書刊名稱、著譯者、出版處以及數量等詳細開列，並將收件人姓名，地址及郵寄辦法等正楷寫明，以便辦理。（四）匯寄書款，可託銀行，或郵局匯下，郵票代洋十足通用，惟以每枚百元以上者為限，除書價外，請加寄郵費二成。備有餘款，當暫為留存，備作下次購書之用。（五）書刊寄出後，除有缺頁或裝訂錯誤之外，恕不退換，如遇交通發生阻礙，以致延擱或遺失等情，本社祇負代為向郵局查詢之責。

中宣部（35）利新第一三〇九號函批核准登記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一一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五五二號